觀察

第五卷　第一期

專論

金圓券能穩定物價嗎？　樊弘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特稿連載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張東蓀

韓國通信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觀察特約記者

外論選譯

德國問題的癥結　The New Statesman

哀思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觀察通信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運動（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關于七五慘案最近的報導（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澳士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另加郵資
航平：另加郵資
航掛：另加郵資

六個月

平寄：三元六角
掛號：另加郵資
航平：另加郵資
航掛：另加郵資

香港澳門：半年平寄港幣八元・航平港幣十二元

國外：半年美金二元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第四卷上冊有售
售價：每冊二元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普通

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元
¼面五十五元
⅛面四十五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
掛退：附郵
航退：附郵
航掛退：附郵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編者報告

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

四卷出完後，社例休刊兩週，日子過得快，第五卷又開始了。現在把要報告的幾件事情，分述如左：

自五卷一期起，我們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在第三卷本來辦過「華北航空版」，那時是由北平的新實書店承辦的。新實書店那批朋友本來不是「書業」中出身的人，但有意思自己辦一點事業，俾使精神有所寄託。編者去年在平時，對於他們的印象不壞，所以信任他們，交由他們承辦。不幸他們始終不能履行契約上所規定的義務，以致拖欠的數目越來越大。我們為了華北各地讀者的利益，不忍中途停止，所以勉強把第三卷出完。那時新實書店拖欠我們的數目，等於當時六七十令白報紙的數目。這個數目把現在的紙價一合，就要四十億左右了。他們一再說「負責到底」，可是實際上，他們始終未能以事實來保證他們自己的信譽；結欠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對此十分引憾。這次編者去平以前，有三方面來函和我們接洽承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做人做事，素無成見，任何人都可以合作，祇要彼此負責，遵守信用。結果因為和潘恢風君先談妥，所以即由潘君承辦。但關於「華北航空版」的一切賬目往還，都由潘君負責，與本社無涉。潘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在行政系統上，和本社亦無任何關係。

半價定戶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的，恐怕還有不少。業已收到的申請信件，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收到的也當隨時審查函復，以迄額滿為止。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凡是華北各地讀者來函申請的，如註明平寄的，我們按原定標準審查，凡是註明航寄的，我們一律請他們就近向北平訂購「華北航空版」。因為航空郵資的負担太重，舉辦「半價本」的目的本在減輕讀者的負担，假如由上海用航空寄去，反而比在華北訂購「華北航空版」為貴，這就有違我們體貼清寒讀者的原意了。

篇幅問題

我們因為六七月中物價跳得太利害，為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担，將篇幅自二十面減為十六面，嗣後即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不贊成。編者因在四卷報告書中請求讀者，特別是後方的讀者，表示意見，以供參考。現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大都要求恢復二十面。其中有幾位特別強調，說他們都是「窮光蛋」，但願意加重負担，不願減少篇幅。有四位北平讀者聯名來信，這樣說：「我們為什麼愛讀觀察？為的是它內容充實，不是為它價錢便宜；以四卷二十二期定價論，每份二十萬元，在北平等於兩個燒餅的價值，一千公尺距離的三輪車價，半張普通電影票，荀慧生的戲票價五分之一。……我們的意思，兩個燒餅不夠一飽，一個星期撙節兩個燒餅，不會影響健康；一次普通電影片子所得的印象僅是哥哥姊姊，鴛鴦蝴蝶，比從「觀察」所得的實益，相差遠甚。一個刊物能否吸引讀者，在乎內容是否充實，不在乎售價的貴賤。……」編者先生處處顧及讀者的負担，自是正確的；但為減輕讀者的負担而至於減縮頁數，限制篇幅，因而連帶影響刊物的內容，我們是反對的。請編者先生不要誤會我們是富裕階級，實在我們都是低級公務員，要獨力支持全家的生活！既然愛好「觀察」，雖然負担重些，還有什麼說的？我們並且還嚮應編者良心呼籲，放棄了定閱半價本的意思呢！」蘭州有二十幾位讀者都希望至少維持二十面的頁數。此外四川廣東等地的讀者也都有信來。現在我們就出二十面，假如以後情形有變化，再臨時斟酌要否減少。

幣制改制以後

最近幣制改幣，採用金圓券。我們報告三點如左：

1. 由於過去物價的過度波動，業務上受到許多苦痛，特別是叢書的購買，得罪了許多讀者，其詳已見第四卷報告書中。現在我們已將所出叢書，改用新標價，希望此後讀者來函購買時，由於書價的不致時時調整，可以避免「來款不足謹請補寄」的情形，這樣，在讀者，在我們，雙方都可比較方便。

2. 因為假定物價暫時可以沒有太大的波動，所以自即日起，恢復接受六個月的定閱，價目請閱封面。

3. 由於美元和金圓有明確的比率，自即日起，國外訂閱半年者，一律改收美金二元（原為四元）。

提高稿費（第十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九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二元至四元。此啟。

觀察叢書・觀察譯叢

「觀察叢書」已出十冊（「中國在磨盤上」即出），此次編者赴平，又約好了十部叢書的稿子，連已有而未出的，一共有十四部。我們希望十月底能出一批，十二月底再出一批，書名和作者當於出版前再宣佈。除了「觀察叢書」外，另擬再出一系「觀察譯叢」。「觀察譯叢」選書的原則，仍以「價值」和「重量」為第一，藉以符合「觀察社」的一貫風格。第一批四冊業已選定，並開始翻譯。但因本社創辦不過兩年，規模很小，出書能力受有限制，所以譯叢的出版，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實現。

致謝

在這休刊的兩週中，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是熱情鼓勵我們的，對於這種鼓勵，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並願向讀者保證：我們一定像過去兩年一樣，繼續努力下去。有的是向我們建議指導的，我們對於這些建議指導，願意盡量接受考慮。編者精力有限，未克一一遍復，特在此處向惠函賜教的讀者先生致誠懇的謝意。

（編者）

觀察叢書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三版）　張東蓀著（金圓五角五分）
政學罪言（再版）　潘光旦著（金圓一元三角）
唯物史觀精義（四版）　吳恩裕著（金圓四角）
鄉土中國（四版）　費孝通著（金圓六角）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　吳世昌著（金圓五角）
英人法人中國人（三版）　儲安平著（金圓六角）
論雅俗共賞（再版）　朱自清著（金圓六角）
鄉土重建（新出）　費孝通著（金圓九角）
紅毛長談（新出）　塔塔木林著（金圓四角五分）

小啟

本期付印時，新制郵資，尚未公佈，本期封面上各項有關郵資，未克註明。我們希望下期出版時，新制郵資業已公佈，讀者訂閱或購書時，即請參照郵局的新規定寄下為荷。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五卷第一期

三十七年八月廿八日

本期作者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吳　晗：清華大學教授

金圓券能夠穩定物價嗎？

樊弘

在物價上漲的狀態下，人人無不希望政府所發行的新幣，金元券，能夠穩定物價，但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便能穩定物價呢？

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能夠穩定物價，要看金元券是否能夠根治物價上漲的原因，如果能夠在根本上消滅物價上漲的原因，那麽金元券便將能有穩定物價的功效。如果不能，那麽物價便將繼續往上飛漲，而不聽政府的命令了。但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麽呢？

誰都知道，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外在一定的時間裏面，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大於物資供應的增加。試問金元券發行之後，是否能使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相對的減少呢？這個便要看金元券的發行數量將來是否還要繼續的增加，同時，並要看金元券發行之後，在每一時間裏面，它用來買貨的次數是否還要繼續增加。在他方面，並要看每一時間裏面物資的供應是否會因金元券的發行而增加。須知他們究竟是否增加或減少，都絕對不由政府的威力決定，而係由現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經濟的因素決定。何以說物價上漲的因素絕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猶記在三十一年的時候，政府曾用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來平抑物價，到了三十二年時兩億美金儲蓄券都拋售完了，但物價平抑了沒有？後來政府因見拋售美金儲蓄券的方法不行，改用拋售黃金的辦法，共耗費價值一億美元的黃金(約五百七十萬兩)用來平抑物價，但物價平抑了麽？在三十三年八月政府眼見拋售黃金的政策又失敗了，再採用黃金存款的辦法來平抑物價，但平抑了沒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異想天開，頒布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由拋售黃金和拋售美金儲蓄券的平抑物價的政策，轉而採用取締黃金買賣和禁止外幣流通的方法，結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見，在過去六年之內，單憑政府的一紙命令的威嚴必是不能夠平抑物價的了。過去不說了，但問，現在怎麽樣呢？

驟看起來，政府現在決然放棄法幣而採用金元券貨幣而名之曰金元券，它是何等值價的東西，必比銀元要高貴得多。在抗戰以前，銀元比金元不如，尙可相對的平抑物價，何況金元呢？而且依據政府的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一條，金元券每元之法定含金量爲純金零點二二二一七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條金圓券之發行採十足準備，前項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爲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這點明白表示金元券是有十足的準備金的。因爲政府既然規定每發一張金元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銀與美鈔和六角的政府資產，那末，在政府的金銀美鈔與國營的資產無法增加以前，便當絕對不會增加發行；而物價便將穩定了。可是，我們假如略一反省，立即便可明白，這種想法是天真的。

於此筆者應該特別強調，即金元券的發行是絕對用不着準備金的。金元券既不能自由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且不許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流通、買賣或持有，那麽，拿這筆黃金美鈔白銀存在那裏做什麽？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並不許移作別用，這豈不是把國家的資源來濫費麽？凡有銀行學的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用作發行金圓券的黃金美鈔和白銀是絕對不可以移作別用的。移作別用便是犯法。並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否則，便是犯法。因爲政府的法令既然規定金元券的發行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現金，那麽，假如政府以一元的現金兌換金元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兌換它，那麽，經此兌換之後，其他的金元券的百分之四十的現金發行準備，便不足了。不足便是違法，欲不違法便須一元也不能用以兌換金元券，所以這筆現金的準備不但不能移作別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即根本沒有用。現金的準備既然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作幌子，這豈不是資源的濫費麽？特別的是在中國如此需要外幣黃金與白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的今日，即以現存的全部的金銀和美鈔來購買外國貨尙還不足，而須有待於美國的貸款。今更把此有限的黃金、白銀和美鈔拿出一部份來作發行的準備，由急用化爲無用，這

豈不是資源的浪費是什麼？

誰都知道，金元券的購買力或價值，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是與金元券的發行額爲相反方向的變動的。假令貨物的供應沒有增加，或信用的狀態沒有變遷，金元券的價值且將與它的數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貨物兩個錢買與一個錢買，在兩個錢買的時候物價便是兩元，在一個錢買的時候便是一元。一物而賣兩元比較一物而賣一元是錢的價值低落一半，這豈不是金元券增加一倍，它的價值便低落一半麼？反之，如果發行減少一倍，金元券的價值便當增加一倍。金元券的價值既然與其發行的數量成反比例，那麼，爲提高金元券的價值起見，政府只要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現金準備做什麼？現金的準備金既不可以用來作兌現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別用，我們何必要用它呢？「割雞焉用牛刀」，減少發行金元券儘可不必一定要用黃金美鈔和白銀來作準備。

然則爲什麼政府不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呢？亦就是說，政府爲什麼不信賴政府自己，偏要信賴黃金、美鈔與白銀呢？是不是說，由黃金美鈔與白銀所作成的發行準備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貨膨脹麼？須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來維繫。在收入不符支出之際，除了向人民負債而外，就只有發鈔之一法。任何發行的準備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際，靜聽政府的官員餓死以圖維持金準備麼？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國發鈔的金準備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國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幣仍然維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銀佔百分之二十五，外國貨幣佔百分之三五，合爲百分之六〇。法幣的現金準備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幣的增發，百分之四〇，行麼？除了政府的國庫的開支能以稅收與公債來彌補外，單憑現金準備的比例，是絕對不足以阻止金元券不再繼續增發的！

金元券的現金準備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證通貨的膨脹不繼續，或不足以阻止物價的飛昇，然則它是否可以延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減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價亦當不漲。可是這又要看金元券是否可以作爲保存價值的工具。現在一般人民的心裏不相信紙，而相信金。金元券不但不能兌換金，且要收括市面的存金，他不但不是紙，而且比紙更壞，試問人民如何能够把它拿來作爲保存價值的工具呢？似此，則是人民對於金元券還是不把它當作金元券，而把它當成一種關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則在金元券發行之後，人民還是不欲保存金元券而要保存貨物，結果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勢不能够減少。金元券的發行的數量，既不能因十足的發行準備而減少，且亦不能因爲它能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則金元券的發行條例又有什麼理由使物價不再上昇呢？

固然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即四元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一元。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法幣不是亦可以兌換美鈔的嗎？法幣，在政府的允許之下，亦是可以兌換美圓的，金元券亦須在政府的同樣允許之下，始能兌換美元。金元券兌換美圓的能力，既不比法幣高，我們似亦看不出金元券的價值爲什麼要比法幣更高。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慮第三個問題了。即金元券發行之後，物資的供應是否能增加。在內戰的烟火到處瀰漫的今天，國內生產的物資必是無法增加的。如欲物資有增加，單看外貨的傾銷的程度怎麼樣？且看外貨輸入的程度是否能抵得上國貨減少的程度。這更要看中國人在國外的外匯存款或其他的資產是否能够因爲政府一紙的法令，趕快便把他們來買貨物輸入到中國內地來。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輸入，而且他們恐亦不願以他們的外國資產來換成金元券或債券。由此可見，這一條路亦是很渺茫的！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政府發行金元券的能力。依據金圓券發行辦法第九條，金元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爲限，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法幣總額約爲二百萬億元。一元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二百萬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便收回來了。二十萬億中除了六億點七，尚餘十三億點三的金元券發行的能力。這即是說，政府如欲收回現存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就行了。在物資未增加，和美匯黃金與白銀均極感缺乏之時，政府如欲穩定物價我看六億點七已就足够了。其餘的十三億點四的金元券，莫說十三億點三，連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則政府又何必規定廿億金元券爲發行的最高額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金元券是否能够穩定物價仍須視政府國庫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足够以符支出，和國內物資的生產是否能够增加以爲斷。單靠金元券的發行辦法本身，是不足以有爲的啊？但政府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能維持支出呢？正如財政部長王雲五先生所說，「在歲入方面，固有賴立法院之支持，與各方之努力，在歲出方面，便須政府各部門充分合作，尤以軍費開支，佔歲出之最大部份，當特別緊實與節約。」這當然都是最要緊的，

民卅七，八，廿。於北京大學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

晏陽初先生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社記者「縱談復興我國農村問題」，接着又發表「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這裏宣布了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值得關心農村工作的人士詳細檢討的。

中國當前最基本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是廣大農民生活的痛苦，這一點認識我

們和晏先生是相同的。晏先生對這現象的診斷是：「他們受了封建傳統的壓迫，以及外來強權的欺凌。」這個診斷我們也認為正確的。晏先生希望「把蘊藏在中國廣大鄉村中偉大磅礴的力量——民力——開發出來。」這個目標我們也是同情的。

根據晏先生的診斷去制定工作綱領，應當是怎樣去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怎樣去抵抗外來強權的欺凌。晏先生是反對「空洞的口號和標語」的，這一點我個人更是贊同，所以我們得更進一步具體的說出：什麼是封建傳統？這封建傳統怎樣壓迫農民？誰是外來的強權？這些強權為什麼要欺凌中國農民？怎樣欺凌法？除非把這些問題具體的分析出來，我們才能避免自己犯了「空洞口號和標語」的弊病。

晏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極簡略的。他說：「中國的農民負担向來最重，生活卻最苦：流汗生產的是農民，流血抗戰的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担。」即是在這簡略的答案裏，我們可以說晏先生也注意到租、糧、徵、派。租、糧、徵、派是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壓迫欺凌的手段，結果是中國農民負担的重大，使農民血汗流盡，生活痛苦。

如果我們分析下去，就該問：誰在徵派租糧？向農民徵派出來的租糧給了誰？作什麼用？這些吸收農民血汗的人憑什麼力量能這樣向農民徵派？什麼人和什麼外來強權在支持這種力量？——這些問題晏先生並沒有答覆，非但沒有答覆而且提出了另一套理論出來，把這些問題劈開了。——這裏我們和晏先生的看法開始分歧了。

讓我們先看晏先生的文章是怎樣做下去的。他說：「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凡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無不包括在內，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纔不至架空。」——以上所指的祇是空洞的原則，自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並沒有跳出口號和標語的範疇——「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衛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纔能稱作『自力』，有了『自力』纔能作到『更生』！」

這篇富於口號魔力的文章，骨子裏，至少由我讀來，是把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歸罪於中國農民的自己沒有出息，咎由自取。這種要農民引咎的理論是和晏先生幾十年來一貫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農民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喜歡對稱筆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識、生產、健康、組織」四個口號。現在主持執行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晏先生還是二十年前主持定縣實驗區的晏先生。「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的診斷到他真的要說到工作綱領時已被拋諸腦後了。從書本上學來的綱領確是不會生根的。

自覺的教育是現實的生活

我們要瞭解晏先生的基本理論，不能不提到他對於「教育」的看法。晏先生一生事業的中心是他的「平民教育」。不論他今後會做什麼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貢獻是不應當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願意聽我們的批評，我也願意很坦白的說，他的貢獻是偏重在教育的技術，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術。他對於「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他的立場，我想說，他是以傳教精神去瞭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是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識去愚，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我在此並不想討論中國農民是否有此四大病症，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教育者的態度。在我看來，教育並不是以「有」給「無」，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個能發展個性的環境。我這種看法裏承認每個人有他判斷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態度是在尊重人性。這話和晏先生「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的半句是相合的，但是如果承認這一點，接下去就該說：農民是有自覺的，我們教育者的責任是在幫他們排除阻礙實現他們自發的求生活動。這和晏先生下半句「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的兩個「使」字不同。這一點不同出於我們對「教育」意義認識的差異，因之也使我們對整個農村問題的對策有別了。

我實在並不能同意晏先生認為中國農民到現在還沒有「自覺」。我這樣說並不是從「鑽研中西書籍」中得來的結論，而是我實地觀察的結果。最近暑假裏我還到鄉間去訪問過，就是十幾歲的孩子都能回答你，他們生活為什麼這樣苦的。他們的大哥給政府拉去當兵了，家裏缺乏勞力；他們田裏收來的麥子，自己吃不到，給保公所拿走了；他們被趕到門外，把房子讓給軍隊來住；到了秋天，借了債去回地租——這一切都是現實的經驗。當我偕同一些同學去替農家打DDT時，他們很感激我們，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當晚是否能睡在沒有臭蟲的坑上。這套現實的教訓中，他們還會不覺悟麼？還得靠識幾個字才能知道他們自救的道路麼？我願意晏先生回頭問問自己派到鄉村裏去教書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否已從農民給他們的教育中懷疑了自己工作的用處。

晏先生自己是主張不要在中西書籍鑽研出結論來的，他怎麼會這樣相信他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還得鑽研一下書籍才會自覺麼？——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晏先生的千字課的價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並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後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

經自覺的不單是要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

暑假裏我參加了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營，我的目的是要實地看看在現在這種局面下有什麼可以服務的。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己想虛心的向熱心服務的朋友們學習。其中有一項工作是識字班。但是問題發生了，我們應當用什麼教材呢？在實際工作中才會明瞭人不會「為識字而識字的。」識什麼字？看什麼書？如果依晏先生的說法，我們得「使農民覺悟起來」，所謂覺悟，依晏先生上文讀下來，應當是「使」他們認識現在的租、糧、徵、派的不合理，「使」他認識封建傳統的壓迫，外來強權的欺凌。如果這樣做，晏先生能保證這些熱心的農村服務者不帶上紅帽子，不關在特種法院裏，不致連性命都丟了麼？如果不從文字裏去增加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試問教些什麼呢？在呀草呀地認識幾個字，有什麼用處？農民為什麼要每天費上幾個鐘頭來識字呢？這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問題。沒有一個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會瞎了眼看不到現在農民所遭遇的嚴重壓迫，但是晏先生所主持的中美復興農村委員會能有勇氣面對這問題麼？晏先生呼籲知識青年來合作，為農村服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是如果晏先生要逃避這基本的解除壓迫的問題，是否能滿足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呢？晏先生不能回答這問題，他整個計畫也會「架空」的。

取消土革的農復方案

問題還是回到了，如果要避免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是否能談得到農村復興。晏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的。」他說：「這條路，今日也許有些人以為緩不濟急，他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是解決饑餓、物價、戰爭種種現實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今日最嚴重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三十年前，當鄉村建設工作發動時，何嘗沒有人認為現實問題是戰亂、災荒、窮困等？何嘗不以為此種鄉建工作是太緩不濟急？這種被批評為緩不濟急的工作一天不動手推行就更多遲緩一天，而一切現實問題仍將存在。說『迂緩』並不能否定問題，不做尤不是『迂緩』的解答。所以三十年前應該走這條路，今日還是只有這條路可走。捨此別無二途，更無捷徑。」

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說得更清楚：「改革土地制度，自屬重要，惟此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意思是農復會不能做這件事。

根據這兩位負責人的聲明，農復會是想避免社會制度的改革而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晏先生所提出來的理由很值得懷疑。他首先把饑餓、物價、戰爭作為現實問題是以現象代替了問題，因之忽視了造成這些現象的當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三十年前的事來作為不必從這基本問題下手的理由。這如果能成為理由的話，必須是晏先生在過去三十年的做法確實解決了農村問題。事實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是認為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卻證明定縣路線並沒有解決農村問題。在我看來，定縣實驗最大的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去謀改革。晏先生並沒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麼缺點，而且願意把定縣的成績作為「迂緩」路線的保證，這不能不使人失望了。

為什麼不從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這一個問題在我的「鄉土重建」一書裏已經有過答覆。簡單說來，在農民的負担中，地租是一個重要項目。過去幾年的內戰主要關鍵，在我看來，也就發生於土地制度的爭執上。農民業已自覺，要求改革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階層硬是要維持這特權，不從國家全體利益打算，而從階級利益着眼。和平方法既不能解決問題，結果引起戰爭。戰爭又增加了農民負担，徵派跟着一層層加上農民肩頭，反抗的勢力更加擴大，造成晏先生所謂「他們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血有流盡的一日」了。晏先生所指出的封建傳統在社會制度上說，除了這種剝削性的土地制度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能是什麼呢？

在農民負担這樣重，生活這樣苦的現況下，識字、生產技術、衛生等一類工作是不發生多大作用的。以生產技術來說，我在北平附近一個素以菜蔬出名的村子裏訪問過，現在瓜果蔬菜等一類作物都已不敢種，種了也收不着，軍隊過境，比蝗蟲更兇。時間還不過半年，而政府的徵收已經超過了全部收獲的三分之一。農民買不起肥料，看老玉米瘦得可憐。晏先生可以說，他們缺肥料我們送給他們，但是在農民看來是這又何必呢？既是要拿走的，過一道手，有什麼意思？這不能說是「迂緩」，而實在是「迂闊」，事實上還在吸血，輸血有什麼效果呢？吸和輸之間的差額這樣大，如果要「倒下來的」，還是扶不起的。

我並不相信晏先生看不到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他可以認為這至少是「為老百姓做點起碼的基本的實際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他並沒有反對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如蔣夢麟先生所謂「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但是事實上是怎樣呢？美國拿這筆錢出來的目的是和軍事援華相配合的，就是打擊共產黨。共產黨實行了土地改革，美國就得另外想一個方案來對抗土地改革，那就是「復興農村」方案。所以並不一定是晏先生喜歡迂緩路線，而是美援的來源注定了他不得不避開已被共產黨搶去的土地改革。

過去半年來國民黨裏面也有高唱土地改革的，我們先不必問他們的動機如何，但是表面上看來至少可以說因共產黨的壓迫，不能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而且回頭看看三民主義，內容裏本來也有這一個方案。有些地方，為了軍事需要，也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正在想學共產黨的辦法推行土革，雖則我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能收到效果，但是比了否定土地問題是進了一步。這一種趨勢到農復會的成立又打住了。晏先生的迂緩路線如果是代表中美同意的中國農村政策，那是可以說一種倒退的步驟。

我並不願意從政治立場上去批評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卻應當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資格，為社會服務，能做多少就可以說是他的貢獻，批評者必須從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應當從他沒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現在他的任務是代表政府去實行農村政策。他就得負這政策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策並

不能復興農村，反而避重就輕，以慈善家的救濟態度來拖延農村問題的解決，他將因這政策的錯誤而受到指責。個人方面我們儘管可以同情晏先生「含着眼淚」，但是爲了「中國的安危」不能不坦白的檢討這種政策的過失。

晏先生自己明白在這個局面裏，他的教育方案是很難見效的。他希望「各方面共體時艱，捐棄成見，轉陰霾爲光明，化暴戾爲祥和，都站在爲人民謀福利的立場上，以工作成績相競賽。那時，民力纔能發揚，民主纔能實現。」事實上確是如此，晏先生的鄉建工作是技術性的，當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解開了，他現在所提倡的四項工作，知識、生產、健康、組織，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是開發民力所需要的技術。但是晏先生三十年來實地工作的經驗並沒有「覺悟」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條件，那就是沒有封建傳統壓迫和沒有外來強權欺凌的局面。晏先生悲天憫人的看法是發生在低估了中國農民自動自發的革命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從文字知識裏得來的，而是從求生的本能中發生的。

如果晏先生從過去的實驗中認識了這一點，他可以繼續他私人的事業，用他的專長，從技術問題上多作實驗，有一天，他所貢獻的技術還是可以有益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的。但是他沒有這種認識，終於牽入了政治性的漩渦裏去。歸根我不能不覺得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缺乏眞正的信念。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在這時局動盪，歷史轉捩的當口，他又接受了一個更大的考驗。如果他眞是一個受過科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如果失敗，他應當有勇氣承受這考驗的教訓，不應再像在過去三十年一般的在實驗中失去自我教育的機會了。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上）

張東蓀

本書寫後，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在序上會說，本書是在授課時期寫的，往往上課把思路打斷。有許多意思本來想就要說，却因爲思路遮斷，以至忘了。後來亦沒有追補進入。現在遂覺得應該補充的地方實在不少。乃決定做「此補義」。

§一，在書中會提出一個意思：即人類有提高其物質生活的要求。詳言之，即對於物質生活有不斷增進其幸福的要求。舉一極淺的例，如走路總得慢而費力，遂發明坐車。車又嫌慢，乃發明飛機。又如吃東西，拾天生的果實不及人種的黍稻來得滋養。凡此種種都是證明人類對於其資生之具的物品總不免要想愈增進愈充足愈美備則愈好些。並不是一個人如此，乃確是人人都如此。不過自有人類以來，却從未辦到這樣普遍提高的境界。在君主的國家，只有君主的物質生活最優裕，而其人民中却有衣不暖，食不飽的。大家都是人，人性總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辦到所得最豐裕的物質生活，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抗的隱伏性趨勢。這個趨勢把人類的歷史向前推動了。人類的歷史所以有劃期的變化乃是全靠着這個推動力。因爲這樣的普遍向着物質生活充裕與提高而進的要求正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人都如此，所以其來也不可抗阻，正好像洪水一樣，一直冲下去。

這種理論當然可以說是「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一種。這一種的經濟決定論只是主張普遍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推動文化前進的決定性。乃只是就歷史的整個前進歷程而言。却與任何個人沒有密切關係。決不包含有人們的思想行爲，一舉一動，一念一想，都爲其環境上的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意思在內。現在有一些論者主張查看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只須查看其所屬的階級。以爲階級決定人的一切。這種的階級決定論固然亦是經濟決定論之一種，但和我所主張的上述理論完全不同。事實上，我們翻開社會主義運動史必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百分中有九十以上是不出身於勞動階級的。同時如美國，有些勞動者因爲分潤得一些好處乃反而偏向資本主義。所以這種階級決定論的經濟決定論已早爲事實所反證了。著者堅決主張只有我說的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是可能成立的。倘若把範圍放得太寬，把話說得太呆，則不爲眞理所許。

所謂在歷史前進上有推動力的決定性乃是指歷史上的變化而言。歷史是變化的，好像水流一樣。但却有階級性。每一個階段有其文化的特徵。由甲階段到乙階段的歷程在當時好像只是突變，而在其前却乃有漸變爲其預備。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漸變與突變同流，既不是只有突變亦不是只有漸變。

但突變只是限於社會的生產力被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桎梏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原有的生產力不能再發展了，必須把封塞這個生產力的社會關係打破了，方會再發展下去。打破這樣的阻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即是革命。革命是突變，而在革命以前却有漸變。漸變就是養成這樣突變局勢的種種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一天能造成的。條件且有種種不同，有物質上的，有社會關係上的，有政治機構上的，有含有國際性的，有人事上的，亦還有屬於思想文化上的。同時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反面的條件亦居同等重要地位。條件的成熟亦各有差池。然無論如何必須經過一個各條件自己造成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一個條件本身在那裏變。此即所謂漸變是也，亦即所謂漸變乃突變之預備是也。

無論漸變與突變，而主要的推動力則仍爲人類對於普遍的生活水準之提高之要求。我們應得進一步分析之。

§二、「阻塞生產力的再發展」與「桎梏了生產力」，這些言語雖已爲現時論壇上的流行話，然而我仍相信很少有人眞了解其中的意義。原來生產的推動是靠着兩個因素。一個是屬於智力的，同時又是物質的。另一個是屬於社會關係的，同時亦是在分配方面的。質言之，即一個是生產工具的新發明，即有

新工具出現；另一個却是資本，卽資本在社會關係上的功用。關於第一點，新生產工具的發明與出現是以下列三個標準而定，卽生產量的增速與增多，生產品的精與所費人力的減少。達到這三個目的則愈發明新的生產機器愈好。不過這件事在本身雖只是人類智力的努力，然却須有社會關係的適當環境相配合方會出現。這便連接到第二因素，其實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卽必須二者會合方成功。但事實上有時二者却有分開的情形。

我們先講第二因素，然後再論到其他。這就是人類勞作的獲得之堆積。普通名之曰資本。但不限定爲資本制度的社會中的「資本」(Capital)。所以英文又有一個字是 fund。現在我們卽取這樣廣義的意思。凡人類勞作的獲得如果能厚積起來，用作再生產的幫助，則都可名之爲資本。一個人羣之富力就看這樣的資本有多少。社會學家把它名之爲「社會的積餘」(social surplus)。文化學術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而在物質方面則是資本，資本愈厚積則這一個民族愈富。所以資本主義可以被攻擊，而資本却只是寶貝，不會是壞東西。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由於資本屬於少數人，不歸全社會。並不能罪及資本其物的本身。這常識我願青年們不可不記在心上。老實說，一部人類經濟史正只是資本發展的變遷史。在上文已說過，人類爲了要增加生產，乃作發明新工具的努力。這是人對物的關係，却同時必有人對人的關係，就因爲人類的勞作總是與人合作，而不能是一個人來做。這樣對人與人的關係遂把人對物的關係加以限制。我在中建半月刊上曾對於這一點有下列的說明：

「爲甚麼生產情形會演變到無法再增的地步呢？這並不由於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出現。卽使有了新的生產機器，而仍有不能普遍被採用的可能。試以土地的生產爲一例而言。土地要想加增其出產量，必須改用機器來耕種與播種。但農民以其所獲除了交付地主與納稅外，已早無多，衣食尚感不足，安有餘錢來購買機器呢？這便是把農民勞作收穫上的餘剩價值都被地主們做爲純粹的消費而浪擲了。倘使能把這一部分交納於地主的保留厚積起來，用以換得機器，則土地上的出產必可增加其數量。所以土地改革上的廢除地主階級一事，其目的只在於要使一部分勞動價值保留爲再生產之用，不讓它浪費了去。並不是專爲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尤其不是爲了報復或出氣。」

在這一段話中表明社會演變中往往初期是助長生產的，後來却會變爲阻礙生產的了。地主的發生亦就是一個例。全部經濟發展史都建立於這個原則。由遊牧進於農業就是因爲農業的生產比遊牧高。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下去亦就是因爲那種經濟制度不能再使生產提高。而人類却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這個要求乃得把遊牧變爲農業。同時在政治亦把公社變爲封建。所以封建的初起是對於生產有幫助的。迨到後來却變爲阻礙生產的一種制度了。資本主義之功亦就在於其初起時能打破封建。就因爲封建到了後來變爲桎梏生產力的制度，人們乃自然而然歡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初期確能把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推展，使人民大家生活水準較在封建時代爲高。所以我說，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歷史變化的推動力。在農業生活下的人決不願再回到游牧生活；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立後的生活下，人們亦決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些都是極淺而易見的。

問題是在發展到何程度方會桎梏了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情形，則比較容易說，就是集中財富在幾個少數人手裏。其實封建的情形亦何不是如此。只要財富愈集中，則每個人的生產力都被剝削了。其結果只有侈奢與浪費，而對於再生產便起了阻礙。這種情形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來妄加評斷。這種客觀情勢既存在了，其內部自然包含着革命的要求。有了革命的要求，便在那兒醞釀着革命。正在醞釀革命，則一遇適當時機自然爆發出來。所以社會革命是和婦女生小孩子一樣，必須先懷孕，且必須在腹內長足，一旦瓜熟蒂落，卽呱呱墮地了。不過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運動者總不免於性急，他們雖亦說必須客觀條件成熟，但他們依然是以主觀的判斷爲準。其結果及只有用「碰試法」(trial and error)，因此歷史上社會革命反以失敗的居多。就是由於主其事者總自以爲客觀條件已成熟了，可以試一試看。其實這種試一試看的辦法是十二分危險的。最能給反對者以口實亦就是在此。因爲徒事更張而無補於實際。卽徒然紛更而對於生產增加的要求依然不能達到。其結果甚且會激起反動。所以才有改良派出來以反對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其實苟能眞適合於客觀情勢的需要，革命還是不可反對的。我敢說，眞正了解歷史的人是不會反對革命的，所反對者只是某種作風的生吞活剝而已。

§三、所謂成功的革命與失敗的革命之區別就在於一個確是沖開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的桎梏或阻礙，而另一個却只是社會關係變化一下，並不能眞把再進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先講前者。須知生產的增加係指全民族生產總量而言。須知稍一不慎，反會把生產總量降低。這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所以使生產總量增加却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在革命時只能開其端，而其後必須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的當時是做不了的。不過良好的開端却十分要緊。倘使開端不愼，種下了惡果，則必定仍歸於走上失敗之途。詳論此點，請俟下文。

現在我們注重的還是在那個失敗的革命。因爲歷史上確是失敗的革命較成功的革命爲多。尤其在我們中國。我們不能不大加警惕。中國人舊時於革命謂之曰換朝代。我們如果要把換朝代與革命嚴加區別，則可說前者就是失敗的革命。失敗與成功以何爲標準呢？亦就不外乎看它能不能解除生產力的桎梏，致使一班生活水準提高。所以換朝代與革命只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中國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長久的了。但其中却有許多次的這樣換朝代式的革命。每一次換朝代幾乎有一個公式：就是俗話所說的官逼民反，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本身腐敗到萬分，同時對於老百姓又橫暴無徵不至。於是乃逼得造成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又因這個新興的集團，其作風比較良好。老百姓是沒有主動的，他們只知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新起的統治集團就根據這一點乃把舊有的統治集團打倒。舊的統治集團雖終被打倒，然而中間却經過

一個互相攻殺的期間。有時且這樣的期間經過相當長，有數十年之久。在這個互相殺的時候，老百姓在左右夾攻之下，死亡無算。人口過衆問題就在這裏得到一個自然的解決。所以新立的朝代往相安一時，却並非由於沖破了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社會關係，乃只是因為人口減少，在經濟結構無變化的狀態下亦能不生太大的問題。（平心而論，即在社會改革以後，人口並不是就沒有問題了。所以同時在人口方面想一個限制過庶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無必要的。俄國情形與中國不同。俄國無人口過密的情形，自不須主張限制。不過單就人口一端來說，似乎太偏，而一口咬定人口不成問題，亦未免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屢次排演的戲劇。須知一排演這樣的醜劇只有在閉關時代不與外邊文化較高的民族相接觸。一旦閉關不能再閉下去，如果仍如此排演，則斷難競存於世界。所以今後中國的任務乃是如何設法使這樣的醜劇絕迹，不再重演。這不是歷史換新頁，乃直是歷史翻一身。亦就是著者所嘗倡導的一次革命論，以打破這個週期革命的事實。即主張一度革命以後，永不再有內戰。

為甚麼中國會屢屢排演這樣換朝代的戲劇呢？這却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的人們之一重要課題。問題的中心是在何以革命若一旦取得政權以後，長則至多不過百年（中國歷史沒有百年以上的時間沒有內戰），短則僅有數年，終會自己變為革命的對象，讓別人起來把他革掉？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亦很容易：就是因為沒有把生產力再發展的潛能放開來。至於何以不能如此，却又由於中國社會有一個特性，這或許是中國根本上的一種悲哀了。須知一個社會雖內部早已經醞釀了革命在那兒，却仍須有人以從事於革命。這些從事於革命的人須要有一種性格，姑且名之曰革命家的性格，或反抗性。中國老百姓却是十二分有忍耐性，實在不會反抗。有反抗性的人只限於一些藉此求出路的。這些求出路的人是有遊離性。他們本來向舊有的統治集團中鑽營進去。倘使鑽不進去，便改為向新興的方面進攻。而革命者如想招兵買馬，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打主意。因為普通的老百姓是不革命的。這裏很顯出中國社會的特質，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之。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漢城通訊）

觀察特約記者

朝鮮半島像一隻巨人的靴子，踏在日本海和黃海的中間。李氏統一半島，建國三百年。一八八六年新舊黨發生紛爭，依賴日人新黨戰敗。到一八九四年又有東學黨之亂，引出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承認朝鮮獨立，這時才有了大韓國的國號。又過九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宣佈韓國為其保護國。到一九一○年又宣佈日韓合併，朝鮮算是正式亡國了。李王垠那時擄到日本去，結束了三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他現在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

朝鮮亡國後，朝鮮人民被日本奴隸著，開始了殖民地的悲慘生活。復國運動在愛國志士領導下作著倔強的鬥爭，尤其是在第一次歐戰期，受著「民族自決」的思潮鼓盪，朝鮮人民以滿懷的熱血與興奮，奔走呼號，如火如荼的發展，開了大規模的復國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漢城及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流血慘劇。朝鮮人民及愛國志士，被日本慘殺的有七千多人，受傷的有四萬五千人，被下獄的有五萬人。在日本高壓政策之下，很多愛國志士流亡海外，繼續獨立鬥爭，並且在中國設立臨時政府。另外有一部人去美國，還有一部人去蘇聯。現在日本打倒了，在開羅會議中本已有使朝鮮獨立的諾言。後經波茨坦會議及戰後莫斯科會議，始則有三十八度南北分治之決定，後又有所謂五年託治之議，這一切都違背了朝鮮人民的意志。現在託治之期雖已將滿，而朝鮮獨立統一的希望還相當的渺茫。

流亡中、美、蘇三國的革命者，勝利解放以後，多已返抵祖國，這是目前朝鮮政治舞台上的三系勢力。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以前，中日俄三國曾角逐過朝鮮，現在美國代替了過去日本的位置。李承晚一系的人物和美國在韓教會管轄下的一些基督徒，無疑地傾向美國。還有過去依附於日本的財閥地主現在也轉投在這一系勢力的卵翼之下。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南的南韓。在蘇聯參加國際共產黨活動的和在中國參加左翼抗日集團的韓國人士，就多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北的北韓，在南韓作着地下活動。只有流亡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一系的人物回國以後落空了，在韓國似乎沒有他們的基地，內部也一再起着分化。被人目為保守份子的獨立黨，既不能容納於北韓政權，也不能在南韓得勢。金九、金奎植、趙素昂他們回國以後，一直在苦悶着——南顧不收北顧不留。說句洩氣而教中國人不喜歡聽的話吧；誰教他們曾經依賴過不爭氣的中國呢？中國勝利接收沿海及東北華北各城市，在敵偽產業處理中，更使得被遣送回國的韓僑，拖着一大肚子的冤枉，有的竟至於對留韓的華僑報復。即使金九他根據多年中韓的歷史關係，願意傾向中國，他也沒有方法洗滌那些從中國回去的韓僑的不愉快的心情。而且中國連年內戰，也給兄弟之邦的韓國一個很壞的印象。早就有人想將來韓國是否也要追蹤中國來發動內戰？

金、李兩姓都是朝鮮的大族。北韓是金日成、金枓奉（中國人有時把「枓」誤寫「料」）的勢力，而金九、金奎植所主張的統一路線，在現階段的政治主張上也與北韓接近。南韓選出的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卻都姓李，所以在今天南北分裂的外形上看似乎是北金南李。在南半部大韓民國的招牌下，似乎復活了李氏王朝。在漢城有位反對單獨政府的姓李的，對他的姓金的朋友說，「李氏王朝復活了，我以後不再姓這個可厭的「李」字了，請直接叫我的名字。」他那姓金的朋友對他說，「您姓不姓李我不管，我還是照舊姓金。」

朝鮮在美、蘇、中三國的影響下，政府的主流却只有兩個：（一）是統一政府的路；（二）是單獨政府的路。後者以李承晚金性洙為代表。前者以金九金奎植金日成平壤會議的一批人物為代表。此外並沒有第三條路或者所謂中間的路。談到這裏我不能不追述一下受朝鮮青年人及中年人所愛戴的呂運亨和他領導的朝鮮民主黨。三一革命以後，獨立黨人及其他復國運動的志士多流亡海外，繼續他們流亡的革命生活與奮鬥。國內在日本及其走狗的高壓政策下多與海外失去聯繫，四十年的皇民化運動下的朝鮮青年被奴化着，哀苦無告，流亡的革命者給與他們的精神的援助與影響是萬分微弱的，因為他們大部分已經沒有了地下組織。只有朝鮮民主黨還在萬分困難中有一些地下活動，所以在全部朝鮮除了國際共產主義者外，只有朝鮮民主黨在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在平壤公開創立以前，繼承着不斷如縷的三一革命精神，與日帝苦鬥，這個黨的本身內部又有三派，右派是曹晚植，左派是呂運亨，姑在中間的是安在鴻。一九四六年四月右派曹晚植從平壤到漢城，廿五日再組朝鮮民主黨。被李承晚提名為國務總理而遭受到否決的李允榮，就是曹晚植的副黨首。左派的呂運亨在盟國勝利後，曾宣佈組織朝鮮人民共和國，那個曇花一現的共和國後來被佔領軍解散了，而呂運亨也被右翼反動份子刺殺殉國，那該是獨立統一運動中無可補償的損失。

這裏還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的，那就是朝鮮民主黨並不是韓國民主黨。這一點在海外非常容易混淆。朝鮮民主黨應當簡稱為朝民黨，韓國民主黨簡稱為韓民黨，還比較清楚一點。不過這個簡稱在國內還不算普通，因為保守派每每喜歡把朝鮮稱做韓國，而非保守派的人却萬分討厭韓

國這個名詞，他們認爲韓國一詞來自中日戰後，承認韓國獨立而事實上走入被日本兼併的路途。他們常憤激的說，「朝鮮就是朝鮮，用不到叫做韓國。」於是主張用朝鮮者一切冠以朝鮮，主張用韓國者一切冠以韓國。從這一詞之差上我們也可以意味到兩個民主黨創出的本質上的不同。不過現在南韓的朝民黨已經失去了他獨立的立場，曹晚植、李允榮一直與韓民黨勾搭着，甚至於辦公地方都一同在漢城的世宗路一三九號。朝民黨已經成爲韓民黨的附屬黨了，李允榮雖遭否決爲國務總理，現在却因爲與韓民黨的關係而成爲無任所的閣員了。

七十三歲的李承晚與韓國民主黨的關係也是值得一談的。韓民黨是南韓政府中的第一大黨，他的組成份子是財閥地主及與日帝合作的走狗份子，先天具有濃厚的落伍性，與「民主」之名不甚調和，實在是新瓶裝舊酒。李承晚並不是韓民黨黨員，他在盟國勝利後自美返國，成了韓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關於他的歷史經歷似乎用不道多作介紹了。他在國內並沒有社會基礎，到漢城後根據美國扶植保守勢力的決策，所以不得不與南韓第一大黨密切勾結。因爲在南韓二百名議員中，韓民黨佔有六十席，另外還有很多的在政治路線上與韓民黨完全相同的議員，因爲韓民黨名聲太臭，所以不敢直接聲稱自己是韓民黨，而掛着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招牌與韓民黨合作。這樣議會中的多數黨，要想當南韓總統的人，是必須向他們低頭的。

李承晚初回國時爲拉攏各黨派，曾與韓國在華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他們合作。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創國民議會，李、金分任正副主席，十四日又組織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李爲議長，金爲總理，並宣佈臨時政綱二十七條。另一個更重要的組織是同年二月八日創立的大韓獨立促成會，也是由李、金分任總裁副總裁。後來這兩位獨立運動者的老人，因爲主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了。主張單獨成立政府者與韓民黨合作，已經升入總統的寶座。主張成立統一政府者參加平壤會議以後，又返回了漢城，仍然在致力他的統一工作。

韓民黨與李承晚雖然互相利用，但是李爲避免無黨派人士的反對，却並不敢提名叫金性洙組閣。首提李允榮被否決，以後又提了李範奭。「混合內閣」的形式，恐怕早已經是李承晚自己擬定了的腹稿。不如此不能拉攏各黨各派，也難以在內閣中塞進他自己的人去。

李範奭出任南韓首屆內閣，也算是出於冷門。論地位與資歷，他還差的很多，不過有一個地位較差的內閣，李承晚指揮倒也靈活。同時因閣揆的資望較低，閣員的資望也就等而下之了。例如軍政廳的警務部長沒有撈到外交部長，而他的部下首都警察廳長倒做了外交部長。多少有地位的人，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

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張澤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任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暎，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韓僑抗日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物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二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學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靑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登陸部門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靑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即使座中無妓，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妓？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着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擴軍備戰了。

外交部長張澤相是留過美的，他在出任外長之前是首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鎭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捉去受毒打。而在這三年中他也被刺過四次，有一次在汽車中他的衛士被槍打死，他却都幸免於難。他的哥哥張吉相是日本時代靑山北道有名的富戶。

商務部長任永信也是留美的。她是婦女國民黨的首領，也是中央女子大學的校長，爲反託治到聯合國去請過願。她同梨花大學校長金活蘭，是韓國政界中兩位有名的女性。金活蘭在日本統治朝鮮時代，是竭力主張皇民化的人物，因此那五十歲的老處女在當時的名字是四個字，叫做「天野活蘭」。任永信做了部長，金活蘭拿着一個非正式的駐美公使的名義也遊蕩在美國。

內政部長尹致暎是與李承晚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物，他是韓民黨的秘書長，也是李承晚一九四六年組織的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的秘書局局長。

社會部長錢鎭漢是大韓獨立勞働聯盟的首領。是一個極右翼的組織。他也是「獨促」的勞働部長。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組成的朝鮮勞働組合全國評議會，（簡稱「全評」），是在勞働界比較最有勢力而公正的團體。領導人是許成澤、朴世榮、和名律師李仁。與「全評」對抗的「右翼勞聯」在金鎭漢、劉起兌、蔡奎恆、金鐘律那些人領導下，專做着爲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勾當。他們的份子駐屯在各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與全評接近的份子。這樣的一位社會部長，將來作用不問可知。

教育部長安浩相沒有黨籍，他是首都大學的一位純觀念論的哲學教授，在日本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中，他宣傳過教全韓學生出兵。

財政部長金度演是韓民黨的重要份子。金性洙的智囊張德秀（韓民黨政治部長）被刺斃命以後，金度演與該黨的勞農部長金俊淵成了金性洙的左右手，他的重要性在白南薰以上。

運輸部長閔熙植原來就是軍政廳的運輸部長。

司法部長李仁是個跛腿的名律師。也是「全評」副執行委員長。做過軍政廳的檢察長，他與勞働黨的許憲是好朋友，人還開明，有時能講幾句公道話。

農業部長曹奉岩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鮮勞働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以出任農業部長倒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允榮分別代表着韓民黨與朝民黨，李靑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和緩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靑年團及民族靑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靑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靑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較各部部長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孚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絕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未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還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淸洞，他們還在堅持統一政府的路線。但是沒有方法扭轉這已經逆轉的局勢。

八一五解放三週年前夕

德國問題的癥結

Real Issue in Germany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17, 1948

英美的政客們依舊在用「毋忘慕尼黑」來號召，如果除了戰爭祇有屈服時，要我們勇敢迎戰。但是一般人民卻不那樣容易地回到一九三八年的情緒。戰爭結束還祇有三年，我們還沒有準備接受另一次更可怕，也更不像會「挽救民主」的戰爭。人民不願接受這種火藥味的論調，一部分的理由是在他們拒絕把蘇聯和納粹德國引為一談，把新問題看作老問題，他們看不出對德國資產控制權的爭執和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民主的爭執有什麼相似之處。

當前盛行的那種聽天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因。至少在英國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年夏天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是兩個非歐國家在殘破的歐洲土地上的廝殺，這戰爭的初期將是紅軍的西進，不但佔領柏林，佔領德國，而且將佔領大部分的西歐。普通人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局面中，戰爭是嚇唬人的，不能認真的，糾紛還是得和解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除非雙方同時在外交上鑄下大錯，戰爭不致發生。

但是這並不是說目前的僵局是容易打開的。德國問題，是實際利益衝突的結果，柏林危機不過是雙方選擇出來作宣傳的焦點罷了。三年以來這個基本的衝突已經被種種次要的歧見所籠罩得被人遺忘了。在我們決定柏林對策之前，把這基本結癥提醒一下大概是有益的。

要這樣做，我們得回到波茨坦協定之前，記起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情形。在那個時候，英美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兩件事。第一是要拉住蘇聯在戰爭中，防止蘇德的單獨講和。正確也罷，錯誤也罷——大概是錯誤的——邱吉爾和羅斯福很怕蘇德的和議。在德黑蘭和雅爾達兩次會議中，他們預備作很大的讓步去討好史大林，用以得到他在被認為將是長期而且嚴重的對日戰爭中出力參加。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讓步似乎是過分的了。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去防止德國軍國主義的復興。現在東西強國爭鬥熱潮中，德國人，尤其是柏林人，已被認為具有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勇氣的美德了，但是在三年前沒有人這樣想法。我們可以記起在魁白克，邱吉爾和羅斯福曾接受了摩根索的方案。（這是一個嚴厲的解除德國經濟能力的方案。）那個時候，德國經濟因大量貨物賠償所可能引起的危機並不受到關心，關心的是德國復興的可能。蘇聯在德的那樣搬運機器，當時不但沒有增加蘇美的距離，反而很得美國的歡心。英國各黨都認為蘇聯對德的嚴厲處**罰是很對的，他們歡迎艾森豪勒馬愛爾白河畔，不進攻柏**林（那時他很可以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在他們相信蘇聯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徹底。就是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這種見解還是很盛行。艾德禮不受史墨茲將軍的警告，姑息捷克和波蘭驅逐德國人的行動。並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覺得德國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在戰時和戰爭剛結束時，我們不住的警告過分的畏懼德國的心理，而且預言接着會逆轉而成親德的情緒。當英國人看到了摩根索方案將創造一個真空的德國，而這個真空祇有被共產主義所填補時，他們會轉而同樣的過分去親德的。這個預測不幸而言中了。當歐洲人民，不論東歐和西歐，還沒有改變他們畏德的心理時，美國政策——英國在程度稍差一些——已開始把德國看成一個反共的潛在同盟了。現在有人再提起奧斯魏茲的毒氣囚室時，英美官方會覺得「不太幫忙」國策了。這種親德的態度不但增加了和蘇聯交涉的困難，而且打擊西歐聯盟，因為法國和東歐相似，還記得上次大戰之後曾發生過完全一樣的情形。

不負責的親德並不是惟一足以指責英美政策的項目。同樣重要的是在佔領區裏並沒有實行社會改革，沒有社會改革，和平的民主的德國是不可能創立的。除了不徹底的消除納粹的工作外，現在的西德還保持着一九三九年的社會結構。重工業既沒有國營又沒有國際共管，土地改革已經無限期的拖延了，新法西斯的力量，在地下原來是很強的，受到鼓勵而公開了，進步的勢力日漸衰落。對社會改革的消極態度加上了親德的情緒，馬歇爾計劃的中心又是重建魯爾，還要一再聲明 Oder-Neisse 疆界的暫時性，這一切都使一般的歐洲人——且不提蘇聯——無法不認為，不論目的如何，英美政策是在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使它可以重行東侵。這是蘇聯反對西歐列強的真正理由。

我們反對蘇聯的理由也一樣的堅強。自從波茨坦以後，蘇聯在德國問題上從來沒有合作過。首先是克里姆林宮決定單獨管理東歐佔領區，在那個區域裏，建立了一個極權的政府。在外長會議討論佔領區不完的議程裏，莫洛托夫的要求以現有生產品作賠款（實際上必須由英美支付）使協議無法完成。他又阻礙了貨幣的改革，還使西方國家除了建立獨立的西德政府外，祇有接受經濟崩潰。西方國家無可奈何的——法國一直反對——把德國分裂了。蘇聯捉住了這一點，控告西方國家破壞波茨坦協定，開始封鎖柏林。西**方國家的理由是：如果他們是在扶植德國反抗東歐集團，那是被逼出此的。**

把雙方爭執坦白說明了，很清楚的，柏林問題並不能孤獨予以解決。西方國家固然缺乏遠見，沒有得到交通線的確切保障，在法理上說，他們是有權住在柏林的，但是蘇聯也可以合理的責問，新馬克的發行和在佛朗福脫組織西歐政府是否係片面破壞四強協定，這協定卻是佔領柏林的根據。如果西方國家決定要把三個佔領區合成西德國家，東部佔領區包括柏林是否同樣合理地可以一樣處置呢？西方國家必須決定：如果他們要在柏林居留，他們一定得準備討論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組織一個中央政府。如果他們決定在佛朗福脫建立政權，他們得接受柏林糾紛所引起的結果。

馬歇爾和貝文曾設法避免這個尷尬的局面。一年前，在柏林還沒有成為和我們在歐洲的聲望有關的問題，我們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的不合作的抗議；我們可以自動的在佛朗福脫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束縛——供給在敵境後面一百二十英哩的城市所需的糧食——而且要蘇聯作一個危險的決定。讓我們留在柏林，同時又讓我們建立西德政府，他們將在世界面前表示對威力的屈服。如果我們覺得放棄柏林有損面子，從蘇聯方面說，讓我們留在柏林和同時建立西德政府將更是有損面子的事。雙方為了面子都不能讓步了。

柏林危機卻帶來了一個有利的轉機。它表明了西德政府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了。幾個月之前也許還有此可能，現在沒有一個德國政治上的人物願意接受這個辦法了，因為在現在的局面下接受這辦法等於承認德國的分裂。西方國家不顧一切的要維持他們在柏林的地位，實際上卻犧牲了倫敦的六強協定。

美國的政論家李普曼瞭解了這個情形，所以寫了很長的文章，主張重開外長會議，再度試求全盤德國問題的和平解決。李普曼一直是反對組織西德政府的，他覺得柏林危機是從不可守的據點撤退的良機。在華沙文告中東歐集團一再建議佔領德國的四國盟軍提早撤退，建立一個有足夠保證的統一的德國。李普曼認為這個建議應當接受，至少也應當看看他們有無誠意。

李普曼的看法是值得支持的。如果蘇聯提出了建設性的和平建議而我們拒絕討論，西方國家的地位是難堪的，所以我們不能讓蘇聯使我們走到這地位上去。即使外長會議不能解決魯爾和疆界問題，至少也可以有一個過渡辦法，好像協議一個大家在他佔領區裏遵守的施政綱領。重開**談判是不會有損失的，不願協商則將蒙受一切的不利。**

（觀察特約譯者譯）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佩弦先生的死，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前途，中國文化學術界，都是無比的損失。

我和佩弦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在師友之間。二十年前我進清華讀書時，他已在清華當教授，雖然系別不同，沒有聽過他的課，因爲他是清華學報的編輯人，我常寫論文在學報發表，因之也就認識了，一直到現在爲止，他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叫我原名春晗的少數前輩中間的一個。

學校南遷以後，幾千人擠在一個小城子裏，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北平時多了，生活上比較接近，彼此間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多。

復校以後，爲了編輯聞一多先生遺著，經常有問題要商量解決，不但常見面，也時常通信。不料一多全集正要出版，他已經不及見，纔亡友而去了！兩年內統計有他的二十多封信，都是關於一多全集的，幾年來的習慣，不保存友朋信札，這些書簡也沒有例外，更以爲承教之日方長，又誰能料到，誰能忍心料到會有這一天？到今天追悔也無法補救了！

× × × ×

整飭、愼謹、週到、溫和、寬容、高度正義感，加上隨時隨地追求進步，這些德性的綜合，構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

和一多相反，在性格上，他屬於溫文爾雅一類的典型，從來不會放言高論，聲震屋瓦，也不會慷慨激昂，使人興奮共鳴。無論是私人談話或是公開演講，總是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文如其人，文字上的表現是細膩、穩到、心平氣和。拿酒來譬喻，一多是烈性的，佩弦先生是陳年紹，可口而力量大。

性格上的整飭，也表現在服裝上，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季節，衣服雖破爛，總是穿得很整齊，終席無惰容。因爲多病，服裝的季節性要比一般人提早，去年十一月有一次去看他，穿着大棉袍，脚下一雙大毛窩。今年七月十五日晚上，聞一多紀念會，他出席講演，這晚上極熱，我們都脫去上衣，只有他，一直到終場，沒有脫衣服，也似乎不很出汗。

處世作事，小心謹愼，從來不曾得罪過人，當然，更不會阿諛。教了幾十年書，總是那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作一件事，事先考慮周詳，不輕於允諾，也決不翻悔，改變主意。誠實、坦白，是是非非，表裏如一。幾年來，在昆明，在北平，朋友們經常對國事發表意見，徵求他簽署時，大部份是毫不猶疑的，著例如北平十三教授的人權宣言，就是他領銜發出的。最近拒絕接受美援的宣言，也有他的名字。提到這件事，應該鄭重指出，在另一篇悼文中，我曾經這樣寫，臨終前兩天：

有人說，他告訴太太：「有一件事千萬別忘記，我是簽字在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物資宣言的人。」

以後便沒有說過話了，這句話是他惟一的遺囑。今天晚上，有當時目擊耳聞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在有的場合，他會告訴你：「請原諒我，也許是年歲太大的關係，太刺激的文字於我不適宜。你們要鬥爭是可敬的，不過，我得慢慢的來」。用充分的同情送出大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他出席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他除了指出知識份子有兩種，一種是朝上爬的，幫凶幫閒的，一種是向下的，爲人民服務的。并且坦白地承認：「要許多知識份子每人都丟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

事實上，幾年來他確實是在向青年學習，他出席每一次學生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討論李有材板話，趙家莊的變遷，王貴和李香香，提出極精到的意見。他發表「標準與尺度」一文，指出今天文學的道路。在同樣的場合，領導朗誦詩，親自參加集體朗誦。并且，還參加本系師生新年同樂會，化裝扭秧歌。朗誦詩和扭秧歌在青年人也許是家常便飯，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教授，一個學系的主持人，意義就不同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並肩，走得並不慢。

七月十五日，他出席四個會，其中一個似乎是交代系務，因爲他下學年休假了。第一個會是聞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報告了遺著整理和出版的經過，以及有關事項的處理決定後，宣告這個會的解散。（這些情形我是親身參加，知道得明明白白的。過幾天清華校刊登出這會的紀錄，上午代國文系主任浦江淸先生寄一份校刊給我，到下午又收到同樣一份，封面上寫着朱寄。）第四個會是晚上的一多紀念會。過幾天他就病了，二十三日那個會，勉強扶杖出席，沒有吃飯就走了。

爲了一多的著作，這兩年內化去了他大部份的時間，沒有他，這部書是編不成，出不了版的。

大約在一個半月前，校內一個送別休假同人的宴會，飯前飯後我們談得很多，談到畢業同學的苦悶，有許多學生在抱怨學了許多×××之類的科目，對今天的局面瞭解一無稗益。甚至有些課是專門應付教育部功令的，從不上課，教授官僚化，學系變成衙門。他感慨地說，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多，不能談。不過，也不是絕對沒辦法，比如國文系，他主張着重現代和近代，從後向前推，這樣，學生縱然不知古，至少也可以通今，不枉作一個現代人。

國文系的同人和學生對佩弦先生的看法，同人認爲是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系中大小事務，從聘請教授到指導學生研究，都召開系務會議決定，議案通過以後，執行的情況，或者稍有變通的地方，他照例一個個分別用書面或口頭通知。平時有一定的時間在系辦公室處理系務，選購圖書。學生感激他上課時候的認眞，更喜歡他在課堂以外的講演和指導，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玩，是可敬的師長，是親愛的父兄，是民主的學者。

害胃病多年了，尤其是對日戰爭這幾年，家眷住在成都，單身在宿舍吃包飯，陳倉爛米，加上稗子沙粒，營養談不到，健康一天天被侵蝕。回到北平以後，還是過的苦日子，成天要爲柴米油鹽發愁，課務系務以外，用全時間來寫作，過度的工作更損壞了體力，單是這半年，就犯了三次嚴重的胃病，進醫院以前的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胃潰瘍，十二指腸也壞了，割治後轉成腎臟炎，又變成肺炎，終於不治。

一年前，有一天他告訴我，第二個孩子在南京作事的，寄了五十萬元來，心裏很難過。

在醫生說必需立刻進醫院割治以後，爲了借錢，到處張羅，就誤了一個半鐘頭。其實，要是在十年前，他一定不會拖到這樣嚴重的情況，早就進醫院割治了。

我敢相信，假使他生在一個和平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或者早生、晚生二十年，他不會死，至少還可以再爲人民工作二十年。

然而，他恰恰生在這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激烈內戰時代，既不要文化也不要學者的時代，他營養不良，他過度工作，他久病，他死了！

最後，應該說明的，雖然在黨化教育的大帽子下，連學校的行政人員都有不能免於黨籍的自由，佩弦先生似乎沒有成爲黨員。另一面，雖然提倡朗誦詩，贊揚趙樹理，甚至化裝扭秧歌，這些行動在今天都是可以構成送到特種刑庭的罪狀的，佩弦先生的朋友也可以用直覺來保證他決非另一黨的黨員。他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友人。

八月十六日晚於淸華園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當內戰打了兩整年，步入第三年的夏秋之交的時候，空谷來風的和謠盪漾着，全國各戰場呈現了一種小休的狀態。乘此喘息時會，我們不妨再做一次總的檢討與展望。

持久戰再實踐

內戰第一年中無疑是國軍採取全面攻勢，共軍以運動消耗避開主力决戰，從運動消耗中變化整個形勢，以達於相持及反攻。抗日時期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戰術思想，又完全應用到對內的新戰爭中，而且得了更具體而迅速的再實踐的機會。當戰爭步入第二年的時候，劉伯承、陳毅、陳賡相繼南下，展開了大舉反攻，我們曾經指出「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的形成（觀察三卷六期），以及「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必然趨勢（觀察三卷十二期）。政府方面人士却一口咬定了說是共軍是在三求戰術下的逃亡。眞的，如此逃亡下去，可就要有人吃不消了。共軍渡江入川的兩大企圖以及雙方的三南三北策略，我們早經論到過，不知者在當時或許懷疑我們在「爲匪張目」。現在共軍渡江入川的大願雖尚未得償，而他的有利基礎却在江河之間已經奠定。至於所謂三南三北策略，時過一年，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在「半年來戰局總檢討」一文中，也說出了國軍在東北求穩定，在華北求鞏固，在西北阻敵擴展。一個戰爭的形勢與趨勢擺在那裏，誰都可以看得到的。我們不是以欺騙恫嚇討生活的職業宣傳家，只是把所知道的事實（這其中也是多數讀者已經知道的事實）加以系統的說明與報導，使關心戰局的讀者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而已。

攻堅與陣地戰

這半年來全國各戰場，都有很大的變化。據國防部的統計，關內外國軍半年中放棄了八十九座縣城。一城一地得失固無足重視，但是富有軍略價值及政治經濟意義的城市却不能準此而論。從一些名城要地的易手中，我們可以意味到共軍攻堅力量的增强。在涇渭河谷及豫東黃泛區兩次大會戰中，我們可推想到共軍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陣地戰條件。所以我們檢討過去半年以來各戰場的情形，綜觀全局，共軍已經不再專搞外線流竄，而開始嘗試攻堅與陣地戰。這是半年來內戰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與特徵。

從主要的變化與特徵中，即可以看戰事發展的一個大致的趨向。至於雙方最近發表的一些有關的數字，倒用不到過份重視，因爲在宣傳戰中的數字，難免有其利於自已的增損。當然，要是將兩方的數字加起來用二除開，也可能得到接近實際的數字，但我們又何必找那麻煩呢。而且何應欽部長在立院中的秘密軍事報告，各種比較接近事實的數字，均大致透露出來，兩軍實力的變化及現況，大致可以看得出來，更用不到在宣傳數字上多下工夫。還是概略的談談各戰場半年多的變化吧。

東北枯井無波

的確，東北這半年中算是變化最小的戰場，國軍在完成了自稱爲陸上敦克爾克的吉林撤退及失去四平街以後，沒有經過什麼劇戰。最近一個月前還襲取遼陽，宣稱東北已有小康局勢，派綏靖區政務團到華北參觀，從北平請教授去東北講演，另外又宣佈實施總體戰與土地改革，似乎孤立在東北的瀋陽，眞正的充滿了信心與瀰漫着學術空氣，有名的儒將羣坐城樓琴音不亂。但是流通券泛濫，難民學生向關內流徙，飢荒遍地，交通斷絕；這些小康局勢另一面的問題，將怎樣解決，是要大費周章的。

東北是共軍絕對優勢的戰場，做軍情判斷須根據兩方的實力與形勢，不能聽無所根據的空氣。東北的小康安定，不過是枯井無波而已。這裏當然要有一個疑問，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戰場上，爲什麼在開凍以後不曾發動一個稍具規模的攻勢呢？原因也非常的簡單，因爲拋丟了生產乃至忽略了生產的戰爭是最原始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戰爭。東北共軍可能是在解凍以後，利用東北廣漠富饒的原野和交通工礦的基礎，開始一方面整補一方面從事擴大生產的工作。因爲他們要利用東北做爲支援這個戰爭的總基地，就不得不以擴大生產來建設這個基地。反正他們看準了枯井不會生波，在東北戰場上國軍沒有反攻的力量。看住錦州，圍困長春瀋陽，以生產對消耗，使國軍坐以待斃。衞立煌、范漢傑、鄭洞國，也藉着這個時機，將兵力集結，獲得一個喘息整頓的機會。瀋錦還勉强支持，長春却到了垂死的邊緣，糧食尤爲恐慌，高粱米一斤已售到一億七千萬元。

有一位教授到東北講學歸來，談到東北的情勢，他說東北國軍好像是三隻虎，長春是死老虎，瀋陽是餓老虎，錦州是小老虎。死老虎是沒有希望了，餓虎還可以撲食，作一番搏鬥。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小老虎身上，希望那隻乳虎能夠日就成長，看住東北門戶。這半年來的確東北沒有大變化，秋收以後的劇戰，是值得注意的。

華北兜圈推磨

關於華北局勢，本刊四卷最後一期已有「北方戰局展望」一文略述梗概。半年的時光，在聶榮臻與傅作義兜圈推磨中過去，誰也沒有給誰以致命的打擊，這裏還有需補述與追述的幾點如下：

（一）冀東戰事現已告一段落，不過冀東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爲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乳虎有所依托。而且國軍控制了平津唐三角地與平津保三角地帶，構成一個四邊的稜形，才能能使華北心臟平津安全。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也不會放鬆這個地區。

（二）東北共軍八及十一兩縱隊曾進關在冀東作戰，現又退至長城線附近。這兩個隊縱的進關，不能看做東北共軍在戰略上將拋開瀋錦來到關內作戰。因爲傅聶最近四個月內在華北各省的角逐，兩方兵力都有相當的折損。據估計傅作義在這個時期內折損的補充部隊、地方團隊、和改編過的僞軍，共計有十多個團。主力部隊淶水一役以後還沒有吃過大虧。對方聶榮臻所折損的兵力也在十個團左右，但是除了少數軍區部隊以外多爲野戰軍。原來他就避免主力决戰，在這樣相對的折損情形之下，主力就更失去了均衡，萬一主力拖在一起那怎麼辦呢？東北共軍兩個縱隊的進關，是爲了均衡兩方的主力。

（三）察綏是傅作義的老根據地。綏包還得與寧夏呼應，支援陝北的榆林，尤其是榆林的糧食多從包頭運去。聶榮臻在雁北綏東察南走了一趟，把平綏路破壞了到現在還沒有通車，東北華北共軍如再在冀東發動攻勢時，可能同時使用賀龍徐向前及姚喆的部隊對綏包大同發動攻勢，使傅作義首尾東西不能兼顧。

（四）華北五省除了察綏以外，晉冀熱三個省會——太原、保定、承德都被孤立起來，陷在嚴重的被圍困局勢之中，這三個大包袱，國軍不得不很吃力的去揹。平保平承公路還有打通的希望，太原的對外交通是一時沒有方法打通的。將來空輸糧彈都是沉重的担負。

（五）半年來苦心孤詣集中主力，追求主動的傅作義，目前正在北平西郊舉行軍政會議

，據說主題爲了研究軍政配合和以游擊控制面的戰術。這種戰術似乎已經在冀東開始嘗試，將來效果如何還不得知。

西北目前形勢

中共合併晉冀魯豫軍區及晉察冀軍區劃爲華北解放區以後，可能將山西同蒲路以西的地區劃歸中共中央直轄。那末西北解放軍所佔有的人口和面積，可能比以前的陝甘寧邊區增加一倍。半年中的宜川會戰與延安的再易手，在軍事與政治上都有其重要意義。涇渭河谷會戰，雖然政府宣稱消滅彭德懷部三分之二，奠定了陝甘的穩固基礎；但西北共軍並未因此一蹶不振，他退守黃龍山後，國軍就再沒有力量向他進攻了。最近黃龍山區又有戰事，國軍攻入韓城又已經退出來，西北戰訊寥寥，難窺戰鬥實況，是否西北風暴又要重來，還無法根據簡略的戰訊作臆斷。

胡宗南在去冬今春，一直在走着倒霉的路，後來因爲涇渭河谷會戰，才穩住了他在西北的地位。而他的同行陝省主席祝紹周却不能不在陝人的攻擊下離職，易以胡的部下陝籍黃埔軍人董釗。一方面滿足了陝人治陝的願望，另一方面他還是中央嫡系的人物，這樣可以調劑胡宗南與地方人的感情。做爲西北防共長城的胡宗南威信是不如以前了，尤其在春初陝北榆林解圍及夏初隴東大捷以後，地方勢力一天天的抬頭。回教軍的弟兄與寧青之間，關係亦均較前改善，他們似乎要共謀自保，不過缺乏統一指揮的人物。蘭州行轅改爲軍政長官公署，張治中還沒有西北剿總的名義，敏感的人以爲這是爲和談留一張可用之牌。其實張治中要認眞的指揮起西北複雜的軍隊來，也不是沒有困難的。與其說軍政長官的名義是爲了和談，倒不如說是爲了定安西北大後方貫徹新疆和平政策來得恰當一些。

國軍在西北的指揮系統，我們還不知道確實的底蘊，要之政府必將重視地方勢力，重用助唐的回紇，與李克用是沒有疑義的，而胡宗南除了留一部分部隊衛戍關中外，還得出兵潼關，「勤王」中原；恐怕也是事實所必需。不是最近有非正式的消息稱國軍已經開始三路圍攻洛陽了嗎，這可能是胡宗南勤王的先聲。

現在華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晉籍陝西軍人馮欽哉，兩週以前啣傅作義之命，飛西安。最近在陝，與胡宗南鄧寶珊有會談，或許要談一談關於應援太原以及在秋收前後榆林的防守問題，這也不過是談談而已。

長江黃河之間

在過去半年中和最近的將來，長江黃河之間的華中地區是主要戰場。而這個戰場上半年中的變化也最大。共軍自從竄入大別山、伏牛山以至桐柏山後，就在那裏扎下了根。劉伯承、陳毅、陳賡、鼎足而立的三個大兵團互爲犄角，西線從晉南經洛陽宛西以達襄樊，伸展到江漢地區，算是已經打通。東線從魯西經豫東黃泛區到大別山，這條路若斷若續，還沒有完全打通。東西兩線的南進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爲了渡江，另外在西線也做着入川的準備，與西北共軍呼應。東線與華東戰場互相呼應。

黃泛區會戰，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兩年來空前未有的大戰，但是仍然沒有獲得全面決戰的目的，見好就收的共軍在吃掉區壽年兵團大部後，就跳脫了戰鬥，從開封得來的戰利品想象中也一定遺棄的很多。南京評論這次會戰爲東晉時的淝水之戰，認爲江東從此可得偏安，未免是過份樂觀的說法。六個月肅清華中的時限就到了，西線上的襄樊又經一度易手，戰火向西南燒去。在東線黃泛區會戰以後，國軍却又丟掉了華中華東兩戰區邊緣上的軍事重鎮兗州。國軍如果要出全力以徐州爲追擊基地，武漢爲堵擊基地，西安爲側擊基地，向華中合圍進剿，共軍仍可能在某種時機下向外線轉移，那或許就是戰略渡江入川乃至重回蘇北直脅京滬的時候。這還是一種國軍佔有優勢，進攻得手的說法。如果鼎足而立的共軍三個兵團，有力量在那平原、山岳、湖沼中間廣大而複雜地區裏廝殺，那主力的拼擊，將更爲中國史無前例的大戰，會演出百萬決戰的大場面。

與華中戰區關係密切的華東及山東戰場，半年來的變化不小。名城要地的易手，軍事要員的殉職被俘，也與華中相似。昌濰失守，陳金城被俘，張天佐死去。昌濰地方武裝的命運與宛西團隊相同。兗州的被攻佔也像是襄樊失守，東西相對，霍守義康澤均被俘去。在內戰第一年中，國軍爲了貫徹爭取沿海的戰略，蘇北山東曾經是內戰的主戰場，而現在似乎却成了一個偏鋒。

陳毅粟裕部——部分重回蘇北及蘇皖邊境，建立兩淮軍區，在山東國軍只剩下了省垣，一具赤裸着的心臟，和隔絕在四邊的幾座孤立的城鎮——青島、煙台、荷澤、臨沂。支離破碎的情景，使得王耀武一度懇請辭職，濟南現在依然處在四面圍攻的不利情勢之中。

秋季攻勢展望

目前全國各戰場的小休狀態，毫無疑問，雙方在準備秋季攻勢。國軍準備秋季攻勢重點可能在南線，是一種以攻爲守的防禦。而共軍攻勢有利的條件在北線，攻勢却不一定在那裏開始。以東北形勢論，飢餓的瀋陽在秋收前後冰封以前，國軍一定要設法向外擴展並求打通瀋陽對外圍的交通，不然飢餓下去會使瀋陽變做長春。沉毅的衛立煌也想於一度喘息後，藉小勝來振奮士氣，過去的襲取遼陽用意就是在此。錦州是東北希望之所寄，哺乳輸血工作早就已經開始。不過經半年多整補，在秋收以後的共軍，是否會留給東北國軍一個新的機會，値得研究。東北共軍在秋季除了進一步的威逼錦瀋外，還可能再與華北共軍發動冀東攻勢，而華北後門上的綏包大同有同時被攻的可能。此外在華北及華中華東幾個孤立着的省城，承德、保定、太原、開封、濟南這一些二流的城市，都是共軍次進攻的目標。因爲共軍巳經逐漸具備了攻堅的力量，也正在宣揚着他的城市和工商政策。那些政策是與軍事配合的。

國軍方面也在做着全面的準備，從軍事到經濟政治以至國民黨的革新都在小休期間開會研討。在軍事上還是希望東北能夠撐住，華北可以繼續周旋，利用徐州、武漢、西安三個追擊、堵擊、側擊的基地，對華中投下最大的賭注。

秋季攻勢的規模將是空前的。但即此一戰內戰會結束嗎？那倒並不一定。我們始終認定如果沒有和平的奇蹟發生，內戰是必然長期化的。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早就被事實所粉碎了。我看今後誰也不敢再開短期支票了。因爲這次內戰與過去軍閥的混戰性質完全不同。就如傅作義所說：「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戰爭。」民國以來的內戰，是沒有打到一年以上的，就是北伐也不過是兩年的時光。因爲那時軍人或各階層的人士，跟着張作霖與追隨吳佩孚孫傳芳沒有什麼區別。甚至北伐後期，孫傳芳的部下陳調元倒過去就是前敵總指揮。目前的內戰將是中國最後的一次內戰，它本身含有一個徹底性。從兩方發表的有關戰果的統計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儘管有百萬十萬殺傷與被俘，但所謂「投誠」與「起義」的數字與死傷俘虜，簡直不成比例。這不能不使人驚訝這次戰爭的徹底性；因爲有如此的徹底性，那戰爭的本身就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今年的秋攻儘管規模是空前的大，也未必能夠結束戰爭。人民希望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還不是一年半載的工夫所可獲得的。

長江以北的半個中國都存在着有形的戰爭，無形的戰爭早已瀰漫全國。長期而徹底的戰爭還要繼續發展，人民的痛苦只有日益加深。長痛不如短痛的希望是沒有了，全國人民只有在無可奈何中期求「多次痛不如一次痛」。暫且可以不必再間痛的長短了。至於有人希望這次戰爭，拖延成「未來國際局面的一環」。使內戰外戰合流，獲得抗戰似的沾光勝利，那路人皆知的用心，與人民可能遭受的痛苦就更不用談了。（八月廿日）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運動

觀察特約記者

晏陽初的過去與現在

（觀察南京通信）

美援也把農村建設運動復活了。行政院在八月十一日公布派蔣夢麟晏陽初及沈宗翰為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等候美方委員到了便可開會。據說該會內定的執行長，就是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稱為「中國啓蒙運動之父」晏陽初，從民國初年，第一次歐戰後就是接受美援的執行人，那時所得不過只是一二十萬美金，如今增到二千萬美元，他出執任行長當無疑問。

中國在第一次歐戰後的農村建設運動，好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贖罪運動，那時候被「五四」啓蒙了的人，都紛紛獻身於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這一個有生命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中經過了兩次考驗，不幸卻落了伍，一次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民族戰爭，一次是勝利以後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國內戰爭。

在這些運動中，有名的農建運動者似乎都與現實脫節，假如勉強地扯在一起，那麼，過去鄉村派領袖梁漱溟的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今天平民教育鼻祖晏陽初的主持美援農建運動，又都可以說是對於這兩位最有地位的領導者的考驗。這也是二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二位代表者。

政治協商幻滅了，梁漱溟的理想也幻滅了。因為他心目中認識中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只是「文化」或「教育」的問題，中國並不需要任何有關制度的根本改革，只要「反而求諸己」的「倫理本位社會」，就可代替了民族的獨立與鄉村內部的鬥爭及政治經濟的改革。他忘了政協是馬歇爾在引線，他忽視了國共的長時期的仇殺以及歷史關係的數千年的對立積習，他也不曾想到有什麼基本的必需改革。只以為協商可能在希望中完成，鄉村只要建設便可恢復得天衣無縫。終於，他幻滅了，但梁氏卻是書生本色，他雖然去追求那更高更遠的「文化」與「教育」的問題，同時卻也毅然擺脫了任何政治上籠絡的圈套。高風亮節，不脫讀書人的風骨。

至於晏陽初便不同了，讀美他的人寫他如何像宗教家一般的嚴肅，政治家一般的雄辯滔滔，以及對留法勤工儉學者群中，如何盡其友愛之能事，而在定縣十年，救活了不知多少亮眼瞎子，只要經過四個月的平民教育，認識了一千多個最用字以後，就具備了「平等的」「整個的」「人的基礎」。但這些工作從開始就是得到美國慈善團體如洛氏基金的協助及翟城村的開明士紳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四大教育，變成為一個四季常青的盆景。抗戰開始，大批幹部撤到湖南，從事於七十五縣的農民抗戰團的編組，但是長沙大火動搖了張治中的政治地位，也燒光了平教會的本錢。晏陽初乃以四川巴中人資格入川求救，成都雖然位置下一部份人，但是他自已與抗戰無緣，卻遠走美國，募得一些新捐款，成立了四川鄉村建設育才院中美委員會，想等機會在巴縣歇馬場遺成為一個新定縣。

勝利之後，他回來了，他對「愚窮弱私」四大病源，所提出的「自習」「自給」「自強」「自治」仍是少人理睬，於是又應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聘請，再度赴美。當他看到美援快成熟時候，便高唱他自己的成就：「中國文盲原為百分之八十五，經努力二十四年之後，已減少至百分之六十五」，並且他相信「十年之內，文盲可減為百分之十」，同時又在宣傳平民教育道：「世界的基本是平民，並非黃金或鋼鐵，與其說是要有一個較好的世界，勿寧說是要有一群較好的平民」，而他便是這個牧人，是二十年來的平民教育家。

晏陽初自此乃一步登天，除了接受「中國啓蒙運動之父」的桂冠外，並且一再與杜魯門晤談，且衣錦榮歸就任了美式裝備下的「農村復興運動」的舵手。

平教會三十年來的方向

晏陽初的第一本小冊子就是解釋平民教育的「眞義」，他說：「平民教育的平民，就是指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男女」。又說：「所謂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先以識字教育使之有獲得知識的工具，繼之以公民教育，使之能有改良生活的技能，輔之以生計教育使之有熱誠奉公的觀念」。

他更認為這種教育不是歐美的「成人補習教育」，也不是「移民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朋友，卻不是「社會教育」的別號，「千字課」只是開端，還要繼續不斷地受教育，既不是「貧民教育」也不是「階級教育」，而是「全民教育」，因此這「不僅是中國的創舉，也是世界上的創舉」，這種空谷足音的虔誠為人民之聲，從城市走向鄉村使人感到晏氏平教會有亦如眞正教會的宣教士，在不顧一切地宣揚「主」的福音。

平教會那時候能夠眼光向人民，就不免有進步的嫌疑。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啓發了政治意識，開門見山的第一條「先集中除文盲，後集中作新民」，雖是對舊軍閥下的作「舊民」的不滿表示，但對於革命卻終缺乏更多的合作。城市不易居，於是十五年秋季應定縣紳士米迪剛之請到翟城村去下鄉。十八年五月，晏陽初由美募款返國，在定縣考察兩月，決將平教會中心從北平移到定縣試驗區。這年十二月，與基督教訂立了全國基督教平教研究會的合同。有了錢又有了人，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會、義以美會、倫敦會、聖公會、友愛會、長老會、清潔會、浸禮會，從十一個不同省份派人來合作之下，基督教有了出路，平教會也有了新生命，「無異識字運動中又增加了數百生力軍」。晏陽初與美國慈善團體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了一步。衆口同聲地叫着「愚貧弱私」是中國的病根。

北伐勝利後的局面是多變的，從十五年十月到十九年六月在定縣平教會的工作也是多變的。在這不滿四年中，主持人與幹部人員有了五次的變動，工作者六六單位，為了農民教育花了二萬二千一百零九元一角（以目前估計，應乘七百萬倍），而定縣城還經過兩次戰火，晏陽初與教會觀察的結果，訂立了一個「十年實驗計劃」及完成了他的第一期的四大教育主張——文藝、生計、公民、衛生、包括了生活需要上的一切從頭至尾，聯鎖進行，作為兒童、青年及成人全部教育的內容。

至於十年計劃，從民國十九年八月開始，平教會主要幹部湯茂如說：「十年計劃是我們研究縣單位教育建設方案，編製工具及培養基本人才的計劃」。「十年計劃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偏重文藝教育，第二期三年偏重生計教育，第三期四年偏重公民教育，而衛生教育則貫澈十年」。不幸當晏陽初一行正在努力介紹美國種畜、醫藥、倫理及以大量美元在佈置這個屋頂花園時，日本帝國主義不肯等待，先有了「九一八」，再有了七七抗戰，這個「華北實驗區」自此而告毀滅，一部份地方幹部作了日人的順民，一部份則變為游擊的鐵騎。

平教會理論家，瞿菊農在檢討十年來定縣平民教育的結論中說：

「我們的困難之點，一部分是條件不充分，一方面還是教育問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不夠，與社會既得權益階級的牴牾等等，是一方面，而社會習慣的阻礙，一般人對於教育看法不同的阻礙，這一類心理建設的問題，根本上還是教育問題」。

雖然理論家們不放棄教育問題的中心看法，但是執行人晏陽初已把二十年前的「平民教育」加上了「最新式美式裝備」了。

美式裝備下的農建理論

「美式裝備」下的「中國農村復興方案」是不是過去定縣的一套呢？晏陽初的法寶由教育性平民教育一變而為政治性的力的教育了，這位三億平民發掘者對中央社記者說道：

「環顧世界一切，無不受力量強弱的左右。有力量的支配他人，沒有力量的只能受人支配，只有人民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來，才能作民主國家的主人翁，才能談得上富強。力量是什麼？知識是力量，生產是力量，健康是力量，組織是力量」。

因此他在「和平時代」的文藝、生產，健康三大教育外，公民教育取消了，加了一個「戡亂時代」的「組織教育」。藉此發掘農民潛伏的偉大力量，因為最後一項有「自衛」與「自治」的作用，是「運用政權，實施憲政」的基礎。生活是一個有機體，這四大教育相依為命，但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生產落後的地方，先從生產教育開始，民智落後的先從文藝教育開始：：人民有了教育，才能自動，自發，自行改善。他又指出平教會曾有華北華中和華西三個實驗區，所選各地點各有其代表性，這些由各不同單位領導的農建實驗工作，「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今天的工作卻與過去的不盡相同了，晏陽初承認民國十二年倡始的平教會，十九年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抗戰以後在湖南衡山、四川新都設立的機構都是私人學術機關的研究實驗，而現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設立，則是從政府立場的推廣，「至於全國性的以龐大財力集合中美專家，並由政府以政治力量扶助推動，則係自今日為發端」。他對此會的設立表示欣慰，對將來的成就也有信心。

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就是要爭取民眾，動員民眾，不僅扶植上層，而且要以美式訓練的農運專家來領導人民，所以晏陽初回國之後便說：「美國人民今日最重視的是抗戰八年後的中國人民，這是中國目前惟一的希望」，「鄉村建設的重心扶植中國農民的力量」。美國援華聲中，有一個最動人的口號，就是六元美金可以訓練一個「睜眼瞎子」變為「現代化的中國人」，這可能就是根據「平民教育」的成就來計算的，如與有二千萬元，則可訓練三百多萬「現代中國人」，豈不當真增強了美國在中國的鄉建力量？由「中國目前的一線希望」可使其他方面也不至於落空。

「報章上娓娓動人的文章」他說，「冠冕堂皇的立法條文，並不能實施憲政。請問人民連名子都不會寫，肚皮都吃不飽，羸弱待斃，何以談自衛與自治」？

這便接近到現實問題了。可是他卻習慣地避開了主題，而以「信心」作結束道：

「中國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的求增加農民福利，解除農民痛苦的農村建設方案。這次美援無非協助我們充分發展自力，我們憑着「自力」，方可達到「更生」，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努力與社會各方面的合作」。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除了美國政府，美國教會及三十五年到中國來考察了一次的中美農業合作團的技術專家外，政府派來助他的是前教育部長兼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中央農業實驗所所長沈宗瀚，前者只是一位事務人才，而後者則是一位技術專家，在理論方面只能看晏陽初一個人來變戲法，與要中了美國人的意，無論變出什麼來，都是可以通得過的。

在對中央社記者談話中，晏氏已經很大方地在讚美過去三十年來的同路人，呼籲他們來合他合作，他說：

「同一時期，由梁漱溟、梁仲華諸先生主持的有山東鄒平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江蘇無錫由高踐四先生主持的教育學院，陶行知先生所領導的南京曉莊學校和上海寶山工學團，以及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南開大學等教育機構在農村所設的實驗工作，都有重大的貢獻」。

「數十年來的中國農村建設運動已經以科學化的方法，進行了實驗研究的工作，各省在戰前戰時亦有相當的推廣工作」。

「數十年來從事農運人士之深入民間，研究培養民力的方法與制度，一反一般學人的鑽研中西書籍，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這不啻是一篇弔古戰場的談話，如今死的死，走的走，消沉的消沉了，除了梁漱溟以外，已經沒有晏氏的對手。那麼梁漱溟氏是否能與晏氏合作呢？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拉梁也不是沒有，那就是現任晏氏在華西主辦的鄉建育才院院長梁仲華。河南宛西的民團已經支離破碎了，梁氏也就暫離了「鄉建」基地而到「平教」營陣來暫居。他是唯一可以代替晏陽初作團結工作的中間人。

平教會今日在華西實驗區的核心——鄉村建設育才院包括教育，農學，水利及社會四系。有五百多畝良田，自設了一個水力灌溉系統，分給了不少佃戶代種，稱之為「表證農家」。當他們的實驗部主任孫則讓出任第三區行政專員後，則又擴大到璧山縣的若干鄉鎮成立自耕農示範區、及土布合作社、與機織合作社。同時又接受了若干鄉建派的理論，採合上合作社的方法，為農產生產合作社訂立「創造社田」的規則，內定是先由銀行承辦，再轉售於各合作社。而農民要入合作社必先識字，這樣「創造社田」運動，乃成為推行識字運動的一個工具。

十年來批判鄉建運動的理論家李紫翔氏說：

「以創造社田為解決土地的途徑，這從主張教育萬能的平教會看來，不能不說是已然大大進了一步」。

「創造社田在客觀上是無實踐的可能性的，提倡這個辦法者的主觀上亦沒有必須求其實踐的立意，只是一向無識及否認土地問題存在的鄉村建設運動者，竟亦對土地分配提出改良辦法，足證現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已是佔取了如何重要的地位」。

這一點地方性的僅有的進步，晏陽初肯不肯承認？他的已定方案有沒有修改的可能？如何開展這二千多萬美元的事業，人民當以雪亮的眼睛看着他。

（八月十七日）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先生遺著

這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著作，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議論透徹，見解深刻；文章樸素，風格沖淡。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晗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允宜購讀，並留紀念。

觀察社出版　每冊金圓六角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報導

觀察特約記者

編者按：「七五」慘案發生後，本刊迄無通信刊載。原因是本應七月十日出版的四卷二十期，因為上海雜誌界為航郵加價事件停刊一期，延至七月十七日始行出版。這一期（四卷二十期）雖然是七月十七日出版的，但實際上稿子都是七月五日以前排好的。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二十一期，本來有一篇「七五慘案」的通信，業已付排，但因印刷所工潮，為免避脫期起見，臨時減少了四頁篇幅，所以未能刊出。那篇通信是敘述七五慘案的情形的，因為其他報紙刊物已有記載，所以以後未再補刊。現在我們請本刊的特約記者就此事最近的發展作一詳細的報導，刊佈於此。

（觀察北平通訊）

東北流亡學生，不滿意北平市參議會通過叫他們當兵的「救濟」議案，「七五」上午八時大中學生四五千人，把府前街的參議會搗毀，下午又去包圍許惠東議長住宅請願。傅作義指揮下的青年軍二〇八師前往鎮壓，七時零五分兩次用機槍向徒手學生掃射，死八人，重傷十八人，另有行人張鳳嶺中彈死亡，一不知名小孩也遭慘死。血案過後，政府當局一再「混帳」，曲解事實，移禍學生，硬指為是「共匪搗亂」。七月六日各報刊載北平中央社消息：「自稱東北學生四千餘人，聚衆搗毀參議會」，以下又稱：「暴徒在許議長住宅前與憲警衝突，暴徒死三人，傷十餘人，憲警傷亡廿餘人」。最後是「暴徒呼嘯而去」。政府的通信社報導與事實相去萬里。七月七日青年軍二〇八師長段雲又說：「兩名攜帶衝鋒槍的士兵在混亂的時候，被人架走，不知下落，可能被秘密處死」，顯然是血口噴人。東北留平同鄉會提出質問：「請治安當局公佈死傷憲警名單與住處，同鄉會派代表去慰問。學生沒有力量擄走兩名士兵，短褲襯衣，兩挺衛鋒槍無處收藏，偌大的北平城，無法暗中掩埋兩個屍首」。政府當局閉口無所對答。「七九」東北華北學生一萬零五百人聯合發動「反飢民要活命大請願」。北平，這座傅作義的城市，街頭上聽見萬人的呼聲：「誰是兇手」！「傅作義」。「誰殺死東北學生」？「傅作義」。「嚴懲兇手傅作義」。馬路的牆壁上也寫滿了同樣的標語。七月十日傅作義接見新聞記者，他走進會客室，還沒有發現自己的綁腿已經脫落，心不在焉，滿臉刻劃出他的隱痛。他說「搞政治就是犧牲」，接着又舉出林肯與甘地為例子，說明自己不怕犧牲。

政府殺死人不償命，一味的「混帳」抵賴。東北旅平人士不肯干休，成立了「七五」血案後援會。七月中旬，東北、河北、北平籍的國代立監委五六十人，在懷仁堂開座談會，討論「七五」善後與肇事責任，李培基主席，剛到華北勞軍的監察院副院長劉哲（吉林人）也被請參加，會上意見衝突，劉哲老頭子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張，於是東北籍的年青立委劉博崑指着劉痛罵「老混蛋」，劉哲拍桌跺腳，大會不歡而散。

瀋陽也成立了「七五」血案後援會，堅決主張對華北清算殺人責任，為死去的孩子們雪冤。學生與民衆決定七月十二日舉行追悼控訴大會。光復後東北從無以政府為攻擊對象的公開集會，「東北剿總」起初很想制止，但因為華北剿總嚴限東北流通券匯款入關，東北剿總早對傅作義不滿，這次控訴攻擊的目標是華北，所以也就不加阻止，衛立煌反而捐助大會用費流通券一億元，會後甚而允許遊行示威。十八日東北各界「七五」血案慰問團飛北平，瀋陽、遼寧、遼北三議長張寶慈、李仲華、林耀山親自參加。到北平後，慰問受傷學生，調查肇事眞相，請傅作義追究兇手。七月廿日華北剿總聘請東北河北籍國大立監委十八人，組織「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慰問團，見傅作義的時候，傅告訴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陳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慰問團返瀋陽前，曾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書面談話，要求政府嚴懲陳繼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係警備部隊歸警備司令陳繼承指揮，所以陳繼承應負間接殺人責任。談話最後特別提出感謝傅作義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着重陳繼承的責任，曾通知陳到會談話，陳派楊參謀長代表去過一次。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調查工作，開始擬草報告書的時候，會內暗起糾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填入陳繼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副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知名的士兵，幾次討論，永遠是分兩派，爭執不休。結果是擁陳派失敗，陳繼承白世維的兩個名字終於擠入黑名單內。七月廿三日東北久候懲兇無消息，「七五」後援會發動八月一日「五罷運動」——罷市、罷工、罷教、罷課、罷公。廿五日東北華北軍事慰勞團長劉哲到瀋陽勞軍，他發表談話說：「國代立監委全罷公，丟了官職，那裏去吃飯，我辭了監察院副院長就立刻挨餓」。劉老頭子自己惹禍，東北立委王化一，政委會委員馬毅忱等一怒發動驅逐劉哲出境，吉林同鄉要求政府罷免劉哲，東北學生幾十人到劉哲住處去歡送出境。劉哲只住了兩天就飛回北平，劉老頭子弄得焦頭爛額，氣呼呼的說：「我獻身黨國四十年」，他從未受到這樣的難堪。

「七五」事件將引起東北的騷亂與內鬨，衛立煌請東北監察使谷鳳翔於七月廿七日飛京，向政府報告東北的激動情緒，請政府早日處理善後，免得將來惡果。本來僅僅死了幾個學生，政府是毫不介意的，現在已鬧大了，看樣子東北人要和政府脫離了，政府這才慌了。七月卅日當局終決定派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與監察委員谷鳳翔胡文郁等飛平，調查「七五」事件眞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眞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調查責任，不負處理責任」。「七五」事件使他回憶起民國廿四年北平學生抗日的「一二九」與「一二一六」運動。他說：「我當時以市長身份命令警察不准帶槍，連指揮交通用的木棍也不許帶，凡是叫學生打傷的警察，一律受獎，怎能叫部隊用機槍掃射學生呢？後來學生鬧兇了，一定要進東交民巷（就是七五血案的現場）向日本使館示威，日本兵架起機關槍，我們終用了最後武器水龍，縱然水龍打傷些學生，總比機槍打傷好受。」他說完連笑幾聲，告慰自己處理得當。秦德純曾到「七五」血案現場去視察，看見子彈打穿了鐵貫電桿。他以後召見二〇八師在現場指揮部隊的營連長，他們不承認二〇八師有穿甲彈，而且很滑稽的說：「我們來去的子彈數量未

少一顆」。東北籍立委李崋、國代尹冰彥、富保昌等也去見過秦，尹冰彥問秦，究竟二〇八師是誰下令去鎮壓學生的。秦說：「我問過傅總司令，他說當天下午，陳繼承打電話給他請派軍隊，他說不需要吧！陳說需要，傅又說派軍隊可以，但須徒手，陳又說徒手不可以，傅說帶槍不能開槍」。如果這是真話，那麼至少陳繼承的間接殺人罪是成立了。李崋又向秦德純提出警告：「東北人的情緒很高，你只來調查，不負責處理。東北眞釀成罷工罷市，半壁河山是要變色的。你剛回南京，北方又出了事，你還得趕回來調查」。

「七五」死難的東北學生家屬吳奎斌李福維等，同時向北平地方法院刑庭提出自訴，控告陳繼承、許惠東、白世維等唆使殺人。法院依訴訟程序，自訴人必須是直接受害人，故予不受理，請撤回原狀向地院檢察處控訴。受槍傷初愈的學生石啓明、楊伯鴻、陳玉琦等也聯名向刑庭自訴，控告陳繼承、許惠東、白世維唆使殺人，法院開庭，當庭驗傷，受理後，准日內傳訊被告到庭審問。法院方面處理這案子也極棘手，既然是唆使殺人，一定要找出唆使的證據，那些一向判罪他人的人怎能接受別人判罪於已呢？到今天法院還沒有傳訊許惠東與白世維。據說陳繼承是軍人，應依軍法辦理，原狀上已將被告陳繼承的名字撤銷。

「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原定八月五日發表，嗣因秦德純來平調查眞相，那份報告書送到華北剿總，請傅作義決定是否發表，傅把它轉交秦德純帶回南京，「七五」事件眞相要等待由南京發表。

「七五」那天在現場指揮的警察局副局長白世維，自被學生向法院控告後，他有一個要倒霉的預感。所以他曾一度招待在現場的記者十幾人吃飯，他多喝了幾杯酒，說：「今天調查委員會調查我，明天法院又要傳訊我，還當他媽的甚麼副局長。我白世維無權力指揮二〇八師，出事的那天，我去請示劉市長，拿不出辦法，又請示陳司令，也拿不出辦法。要槍斃我白世維以後，這政權能穩固，還社會秩序不再混亂，我願馬上被執行。我白世維十四歲離家，自已創造事業，今天絕對不含糊。萬一有一天我到了法庭，請諸位老兄去作證，你們要主持正義，我只這一點要求。」白世維在「七五」那天態度對學生確很囂張，不過若說罪過全在他的身上，有點冤枉。又聽說「七五」出事，七月七日陳繼承，白世維補去一道命令，說是二〇八師歸白世維指揮，還又是一個移禍他人的辦法，難怪白世維酒後滿腹牢騷。

秦德純、谷鳳翔、胡文暉都在平調查「七五」事件眞相，他們應該全部瞭解了。下令調二〇八師的是陳繼承，在現場指揮的是二〇八師營長趙昌言，開槍的是幾個機槍射手。至於誰下令開槍，在如此推卸責任，製造事實的情形下，我們相信將不易調查清楚。當七點零五分第一次掃射學生的時候，趙昌言營長不去制止，白世維副局長也袖手旁觀，第二次又掃射，他們纔下令停止。這是多少人眼見的事實，他們不是有意屠殺嗎？可是他們一口咬定第一槍是從學生羣中打出，起初說是「共匪學生」放的，以後又說不一定是學生，也許是第三者，有意造成慘案。他們想藉口學生先開槍，二〇八師出於自衛纔開槍掃射，減輕殺人罪過。但在現場的中外記者、學生、憲兵、警察都不能證明學生有槍，更無法證明學生先開槍。他們又在想法分化東北學生，列舉學生的劣跡，指使他們的職業學生，檢舉他們所認爲反對政府的「職業學生」。使社會對東北流亡學生失去同情心，冲淡「七五」血案的責任。他們仍不撤手不了了之的念頭，想混過這筆血債。「七五」血案發生迄今一個多月，政府一方面要向人民立威信，一方面不敢打老虎，祇敢撻幾個蒼蠅。我們等待看看誰是蒼蠅，誰來抵償還「七五」的血債吧！

（八月十七日）

讀書出版社

最近發行及總經售新書

世界通史

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思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穆恩
麥迪遜學院教授威蘭 合著

劉啓戈譯・翦伯贊序

原書在美國爲一極流行之教本，本譯本係據一九四七年最新增訂本迻譯。敍述的範圍，起自古代漁獵時代，止於第二次大戰後的人類；從「原石」「成形石」直說到火箭與原子能。對於整個地球上各世代、各民族的文化、社會、經濟生活及政治生活部等量齊觀，予以注重。對史實的組織，綱舉目張，有條不紊；敍述具體扼要，很少繁文贅語，體說浮詞；既能高瞻遠矚，汎論大勢，又能網羅概括，委曲細導・譯者幷加了許多有價值的註解，更可輔助讀者瞭解正確史實。（大學出版公司發行，本社總經售）

全書八十二卷，五十一章，七十餘萬言，附有歷史地圖四十餘幅，銅鋅版插圖約二百幅，廿三開本精印上下兩冊。基本定價每部國幣五十五元。現已出版。

書名	著者	譯者	定價
資本論	卡爾・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亞南合譯	一四〇・〇〇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等著	何封、董秋斯等合譯	七・〇〇
恩格斯傳		郭大力編譯	七・〇〇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伊里奇著	潘懸田、陳曉時合譯	三一・〇〇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		高烈編譯	四二・五〇
辯證法唯物論辭典	米汀等著	平生、執之等合譯	二一・〇〇
西洋哲學史簡編	薛格洛夫主編	王子野譯	二一・〇〇
新哲學大綱	米汀、拉里察維基等合著	艾思奇、鄭易里合譯	一四・〇〇
唯物辯證法	羅森塔爾著	岳光譯	六・〇〇
哲學選輯		艾思奇編	一五・〇〇
科學歷史觀教程		艾思奇 吳黎平合著	七・〇〇
近代新歷史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編	・杜克展譯	九・〇〇
殖民地附屬國新歷史		吳清友譯	三五・〇〇
中國近代史		武波著	一三・〇〇
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楊郎編	一五・〇〇
精神分析學與辯證唯物論	奧茲本著	董秋斯譯	六・五〇

法幣售價按定價六十萬倍計算
金圓券售價按定價二折計算

圖書目錄・歡迎函索

（發售倍數時有調整，外埠函購，以郵戳爲憑）

上海四川北路五〇六弄一六七號 電話四五四六七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澳士作

（一）

深秋的一天夜裏，在麥藉加松鄉鎮上的一座遠近聞名的設有十二張病床的醫院遭了火災。兩個住院的病人打窗口跳了出來。其中一位甚至還救出了一隻老灰貓。可是金麥法爾大夫二十年來所羅致的設備却焚毀得一乾兩淨。除了四堵燒焦的土牆之外，原來的建築已無一倖存。

當麥藉加松鄉的加特力教士已經確信他想引用上帝的言行來勸慰他的教徒們的努力一點都不中用的時候，他決定在別的方面尋求藉慰。

「安安心心的吧，我的孩子們，國家不致不關心我們的。」

「國家呢，——匈牙利帝國政府倒實在是很關心麥藉加松哩。火災後的幾天，一位憲兵官長率領了四個弟兄來到鎮上。憲兵官長——儼現老態，紅光滿面，髮有二色——駐留在教士家裏。在那兒吃了一餐豐富的油火，然後才開始工作。他們拷問着鄉民，鬧了兩天兩夜。憲兵長官很長於使用威脅利誘的法寶，而弟兄們却乾脆用槍托來對付。可是儘管是利誘，儘管是威脅，甚至是槍托的重擊，結果全不中用。原來無論誰都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何在。拷問的結果是六個鄉民的受傷——在審問的過程中，弟兄們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

「要是醫院沒有燒掉，此刻正好讓這些不能說出火災的原因的人們享用了。」大權在握的鄉長克列克說。

「醫院必需重建起來。」教士回答道。

「可是錢呢？」克列克問。

由於加特力教士的建議，大家決定請求政府補助。教士所寫的理直氣壯的請願書，三百八十二個鄉民簽了名，於十月初寄出。第二年二月底得到回示。政府的批示是：着該鄉自行籌款重建燬於火災之醫院。

四月尾，鎮上流行着猩紅熱的傳染病。這時在麥藉加松不但沒有醫院，甚至連醫生也沒有一個。跟麥藉加松的居民瞧過四十年病的金麥法爾老人家，在他疼愛的孩子——醫院夭折後，也抑悶而死。當傳染病帶走了十個小孩子的時候，克列克鄉長拍了一封電報給政府，請求撥款重建醫院。直到六月中才接到回示。政府寄給麥藉加松鄉民兩本通俗科學書。一本是關於兒科病症的，而另一本却是談的怎樣對受傷者作初步救助。

「等一等吧，癩皮狗們！」克列克鄉長叫罵着。「等我來告訴你們怎樣作初步救助，你們就用這種初步救助去治療孩子們的病吧。」

（二）

克列克鄉長——中等身材，五十歲，肥肥胖胖，狡滑地睞着眼——在年青的時候是個有名的好事者，有時不惜動武，可是現在却要算鎮上最賢明的人物了。雖然他一共只有五畝土地，麥藉加松人還是選他繼任第三屆鄉長，因爲——照他們的說法——克列克的智慧值得十畝地，如果這十畝土地加上他實際上所有的五畝，那麼克列克就可以算作一個富人了，所以他是十足夠格做鄉長的。他曾因械鬥在別列薩坐過四次牢，在孟加恰充過軍，現在每個星期他都要坐了自備馬車到別列薩去趕集，賣掉一些青菜，成對的可愛的小雞和一些雞蛋。因此他對城市的了解完全是憑他個人的印象。城裏人他不大喜歡，但却敬長他們，特別是敬長那些在衙門裏任有一官半職的人。他知道這些人都是一些大壞蛋，誰要是和他們打交道，就得提防上當。

「衙門裏的人——就是這樣一些脚色。」他教訓着麥藉加松人。「如果你向他們要一瓢水，他們給你的却是一條小蟒。——當然是假爲物醜鄉。如果你要香烟，他們却給你冷水。」

鄉民們應該請求什麼呢，假使他們需要得到的是醫院的話！這個，克列克可不知道。可是他却明白：在那兒，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得知這個。散集後，他去找別列薩的律師捷列士。

認眞的說，捷列士已經不是律師了。摸約十年前的光景，他坐完了一年半的監牢，就是他入獄的那個原因，使他失掉了執行律師事務的權利。可是恰恰就從這時候起，來找他的顧客多了起來。很顯然的，即使是同衆們不願與他爲伍，然而人們還是把他算做一個能對症下藥的能手。眞的，這位過去當過律師的捷列士只要付給五塊銀洋，他就對任何案件作出建議來。鄉民們趨之若鶩。

「老實說吧，你們爲什麼一定要一間醫院呢？」捷列士聽了克列克的訴狀之後問道。「規規矩矩的人可以死在自己家裏呀。」

「信不信由你，」克利克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所就心的却完全不是：沒有醫院我們也可以長生不老。律師先生，您瞧瞧吧，我們對您該是懷着多大的信仰啊，我告訴您，醫院毀失之後，麥藉加松也就完蛋了。在甚薩一帶，各個鄉鎮裏，只有我們這一鄉有過這樣一個唯一的瘋大夫，他視田產輕於鴻毛，三十年來，他食不甘味地奔走化募，才爲本鄉建造了一座醫院。您在任何別的鄉下決找不到一個有着自己的醫院的吧。因此，假使有個外鄉人——從京城或者從什麼外國來的——來到我們這個區域，人們總要引他到麥藉加松鄉來觀光觀光，以便證明匈牙利的鄉村該是生活得多麼美好。『它竟有自己的醫院呀』。這是麥藉加松人的最大光榮，而光榮本身也就是一種東西呀。况且，除了光榮之外，外國人的來訪還可以撈到一些錢。洋先生們在鎮上吃呀喝呀，買點土布和柳籃做紀念品呀，而這些什物，我們可以賣得比在別列薩市場上貴個五六倍。而且那些熙熙攘攘的城裏人一定也很喜歡麥藉加松的娘兒們的。相信我的話吧：在荒年的時候，只要我們的醫院便可以養活我們了。」

「哦，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醫院必需重建起來。好吧，那就重建它吧。」

捷列士在他那間以石青塗白的木影的正義女神爲唯一的裝飾品的房間裏來回地踱着，忖思着，幾分鐘後，他說：

「鄉長先生，您知道有一種埃及結膜炎嗎？」

「不知道，先生，別列薩我倒是每週必去的，埃及可還不曾到過。」

「這倒不須到埃及去跑一趟，」捷列士微笑了。「結膜炎，好像執達員辦理稅案一樣：不請自來，甚至到地獄裏去找，鬼也分毫不誤！」

後來，捷列士詳詳細細地向鄉長克列克解釋：埃及結膜炎——是一種非常易染而又十分危險的眼疾。患了這種病的人就再不能爲國王服兵役了。唯其如此，所以，政府就把結膜炎看作最大的敵人。政府簽訂了法律，依法應當貸款人民，以便抗治這種眼疾。

「現在明白了麼？假使結膜炎在麥藉加松流傳起來，你們的醫院可以重建，城裏人也就又會到你們鄉下來旅行了。現在您就去找找眼科醫生棉捷尼，——他住在我對門——您可以從他那兒得知，怎樣感染結膜炎以及患者的情形如何。不過，您當然不可告訴他，說是我要您上他那兒去的，那他會立刻叫您滾蛋的。」

「您放心罷，先生！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不會把我們的友誼拿來自誇自擂的。」

當眼科醫生棉捷尼聽到『結膜炎』這個字兒時，他的臉上掠過一層萬分嚴重和感動的表情。不過，他明白了克列克並非想醫治這種埃及結膜炎，而相反地却是希望他證實自己鄉鎮上已有這種疾病之後，他立刻就請自己的患者離開診所，以致並未發覺克列克又到捷列士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兒，捷列士律師同克列克一塊兒去見棉捷尼醫生，把用意所在明說出來了，在鄉長再度付出了五塊銀元之後，醫生這才開導他，說是對付政府裏那些坐辦公廳的無能的傢伙，並不需要什麼眞的結膜炎，就可以搞到診治這種眼疾的款子。夏天——打穀期前後，總有幾個人的眼睛患炎症的。如果在這些發炎的眼睛掩一點兒香煙灰子

，它們便掙不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結膜炎或者一個愛貪圖一點小包袱的醫生，他一定會把這種發紅的眼睛診斷成埃及結膜炎，簽寫必需的證明書，而有了證明書，那就不管願不願意，政府都不得不拿出錢來了，

八月初，克列克向京城拍出了一封急電：『麥藉加松埃及結膜炎流行乞火急救濟』。

（三）

京裏派來一個主治醫師宋巴痕，他身穿黑禮服，頭戴博士帽，架上一付金邊眼鏡。這位先生又高又瘦，枯瘦得彷彿從未吃過一頓飽飯，蒼白得宛如一輩子沒見過太陽。他一來到麥藉加松就在加特力教士府上吃了三個鐘頭的早餐。克列克鄉長與高采烈地親自爲這頓早餐送來葡萄美酒。但他也有很不滿的地方：這位主治醫生雖然喝了葡萄酒，又是李子酒，可是在這一頓長時間的早餐之後，卻還是一直沒有移動他那雙細瘦的雙腳的打算。

「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瞧一瞧那些患結膜炎的病人吧！」

「他們已經來了，先生，都在我院子裏候診哩。」

三個戴黑眼鏡的赤腳農民，早就遵照鄉長的命令，立在院中一棵桑樹下恭候着宋巴痕大夫。

「不必着急吧，善良的人們，」宋巴痕說：「靠着現代醫學成就的幫助，埃及結膜炎早已不是不治之疾了。如果你們肯照我的指示治療，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包管諸位可以完全復原。取下眼鏡來！」

三個赤腳農民遵辦了。最初，宋巴痕只是小心翼翼地，隔了好幾步遠地診察着病人的發炎的紅眼，一邊竟表現出一[illegible]——是後來逐漸地逐漸地走近患者的面前，臉色也開始慢慢地爽朗愉快起來了。最後他走近一位患者——馬東里老頭兒——仔細地撥開他左眼的下眼皮。

「你病了很久麼？」宋巴痕問。

「從一生下來起，先生。」馬東里回答。

「很疼麼？」京城派來的醫生問第二個患者。

「病得血都流出來了哩，大人！流了一大灘血啊。」

「真可憐！那麼你呢？」宋巴痕問第三個患者。「這種病使你胃口不好，是麼？」

「兩個星期來，我沒有吃一塊麵包，也沒有喝一滴水。」

「好了！你們且戴上眼鏡回家去吧。」

鄉長和布達佩斯來的醫生在桑樹下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克列克望望醫生的面孔，而醫生卻正在觀察那些在樹下散着步，嚙着[illegible]嫩的羊羣。

「您瞧吧，先生，」鄉長說：「這是上帝在懲罰我們啊。如果國家不救助的話，恐怕沒有一個麥藉加松的青年可以服兵役了。」

克列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請平靜一些吧，鄉長先生，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我在這兒。爲我準備住宅吧。我願意住在加特力教士那兒，伙食也開在他那邊吧。還要預備一輛四輪馬車。我留在貴鄉，一定可以治好那些病人。」

「爲了您的工作，上帝一定會讚賞您！主治醫師先生，您看最高政府什麼時候可以發給我們一筆足以與結膜炎鬥爭的經費呢？」

宋巴痕微笑了。

「我的旅費政府已經發給我了。」他說。「至於在此間停留時期的開支，應該由貴鄉負担。藥品算我的，沒有什麼。至於別的開支，鄉長先生，那是不會一點兒都沒有的」

（四）

在三個星期中，宋巴痕每天早上沐浴，浴罷，接着是釣魚，黃昏時駕車四處兜風。有幾次甚至坐了這種鄉下馬車跑到別列薩去過哩。他住在教士府上，吃喝優渥。和教士打紙牌玩到半夜三更。由於炎熱的陽光的照晒他的面孔變得微呈黝黑了，雖然他有本領一口氣獨食半隻燒雞，可是他卻總是胖不起來。

他每天爲三個病人瞧病。

他給病人一些冷開水，讓他們去洗眼睛，叫他們在觸摸眼睛之前洗洗手。

克列克發現病人們十分正確地執行着大夫的吩咐，他很放心，怕這位京裏派下來的醫師要離開麥藉加松鄉。過了三個星期，當病人們的眼睛都像鷹一般地明亮起來的時候，宋巴痕就返回京城去了。

「再見，鄉長先生。」他告別了。「要是來夏貴鄉的結膜炎重又傳染起來的話，本人很樂意再度上貴鄉來幫一個時期的忙。」

克列克有幾個禮拜從早到晚都在咒罵着：『這布達佩斯不要臉的流氓』，他卑鄙地欺騙了麥藉加松人啊。夜裏，在夢中他都在咕咕嚕嚕地咒罵他。

可是到了深秋的時候，他卻向鄉自治機關建議：把原先一條叫做『牛[illegible]』的道路改爲『主治醫師宋巴痕路』了。

事情是這樣的：回到布達佩斯之後，宋巴痕安心想從麥藉加松的結膜炎上弄到一點油水。他一連串地寫了一些論文，述及『基沙這一結膜炎之巢』對於整個匈牙利之莫大的危害。當他寫這些文章時，只不過想搞到幾筆稿費罷了。那知還得到另外一些收穫。政府『爲了他對於根絕結膜炎所作的貢獻』而獎以法蘭茨獎章。

而爲了叫麥藉加松能抵禦那業已發現的結膜炎的猛烈波濤起見，匈牙利政府撥發了一千二百銀元，以資重建被焚的醫院。

（三七、七、斯庸譯於丐廬）

茅盾　以羣　巴人　葛琴
周而復　孟超　蔣牧良　適夷　主編

小說月刊

第三期（九月一日出版）

郭沫若：神泉（回憶錄）
茅　盾：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短篇）
紺　弩：在新加坡上岸（短篇）
以　羣：路（短篇）
郁　茹：龍頭山下（中篇）
夏衍譯：農民老李（短篇）
周而復：白求恩大夫（長篇）
巴　人：「詩意」的破壞作用（小說散步）
適　夷：虛僞的幻象（小說散步）
無　咎：讀「引力」（小說批評）

每期實售港幣二元。預定全年十二期，暫收港幣十五元，半年六期八元。
（國外定戶，另加郵資，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優待〕預定三期收國幣五百五十萬元，六期收一千萬
〔國內〕元，九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改訂新價。所有款
〔讀者〕項請逕寄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前進書局總經售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觀察社爲恢復發行「觀察華北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一期起，繼續發行「華北航空版」，由潘俠風君承辦。
二、關於「觀察華北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還，俱由潘俠風君負責，與「觀察社」無涉。
三、潘俠風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社」名義作任何活動。